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後周文卷二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甄鸞

鸞天和中爲司隸大夫有周天和年麻一卷七曜筭術二卷五
經筭術一卷

笑道論并跋

臣鸞啟奉敕合詳佛道二教定其先後淺深同異臣不揆疏短謹
具錄日聞臣竊曰佛之與道教迹不同出沒隱顯變通亦異幽微
妙密未易詳度且一往相對佛者曰因緣爲宗道者曰自然爲義
自然者無爲而成因緣者積行乃證守本則事靜而理均違宗則
意勃而教僞理均則始終若一教僞則無所不爲案老子五千文
辭義俱偉諒可貴矣立身治國君民之道富焉所曰道有符書厭
詛之方佛禁怪力肯哀之術彼此相形致使世人疑其邪正此豈

大道自然虛寂無爲之意哉。將曰後人背本妄生穿鑿故也。又道家方術曰昇仙爲神。因而誑惑偷潤目下。昔徐福欺妄分國于夷。丹文成五利。妖僞于漢世。三張詭惑于西梁。孫恩搔擾于東越。此之巨蠱。自古稱誣。曰之匡政。政多邪僻。曰之導民。民多詭惑。驗其書典。卷卷自違。論其理義。皆尾無取。昔行父之爲人也。見有禮于其君者。敬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于其君者。惡之。如鷹鷂之逐烏雀。宣尼云。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春秋傳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可。曰去其否。臣亦何人。奉敕降問。敢不實答。其道德二卷。可爲儒林之宗。所疑紕繆者。去其兩端。請量刪定。案五千文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名。爲道臣。輒率下士之見。爲笑。道論三卷。合三十六條。三卷者。笑其三洞之名。三十六條者。笑其經有三十六部。戰汗上呈。心魂失守。周天

和五年二月十五日前司、祿母極縣開國伯臣甄鸞啟

造立天地一

太上老君造立天地初記。得老子曰：周幽王德衰，欲西度關，與尹喜期。三年後，于長安市青羊肝中相見。老子乃生皇后腹中，至期喜見，有賣青羊肝者，因訪見老子從母懷中起，頭鬢皓首，身長丈六，戴天冠，捉金杖，將尹喜化胡隱晉陽山，紫雲覆之。胡王疑妖，鑿養而不執。老君大曠，考殺胡王七子及國人一分，竝死。胡王方伏，令國人受化，髡頭不妻，受二百五十戒，作吾形像，香火禮拜。老子遂變形，左目爲日，右目爲月，頭爲崑崙山，髮爲星宿，骨爲龍，肉爲獸，腸爲地，腹爲海，指爲五嶽，毛爲草木，心爲華蓋，乃至兩腎合爲眞，要父母，臣鸞笑曰：漢書云：長安本名咸陽，漢祖定天下，將都維也，邑因婁敬之諫，乃歎曰：朕當長安于此，因爾名之。周幽王未有何得老子預知長安，與尹喜期乎？又案三天正法混沌經云：混沌之

始清氣爲天，濁氣爲地，便有七曜萬像之形，其來久矣，豈有化胡之後，老子方變爲日月山川之類乎？若爾者，是則幽王之前，天地未生，萬物云何？道經有三皇五帝三王乎？然則天地起自幽王矣。又造天地記云：崑崙山高四千八百里，上有玉京山大羅山，各高四千八百里，三山合則高一萬四千四百里。又廣說品云：天地相去萬萬五千里，計紫微宮在五億重天之上，是則高子崑崙山數百萬里，而老君目心爲華蓋，肝爲青帝宮，脾爲紫微宮，頭爲崑崙山，不知老君何罪，倒豎于地，頭在下，肝在上，目顛倒，故見亦倒乎。目長安爲度關之年，幽王爲開闢之歲，將百化物，詎可承乎。

年號差舛二

道德經序云：老子目上皇元年丁卯，下爲周師，無極元年癸丑去。周度關，臣笑曰：古先帝王立年無號，至漢武帝創起建元，後王因之，遂至今日。上皇孟浪可笑之深，又文始傳云：老子從三皇已來。

代代爲國師，化胡又云，湯時爲錫壽子，周初爲郭叔子，旣爲國師，應傳典籍，何爲不述，但劉伊尹傳說呂望康邵之人乎，而傳說者唯注老子爲柱下史，道家注爲周師，便是俗官，如何史傳不說，又上皇元年歲在丁卯，計姬王一代七百餘年，未聞上皇之號，檢諸史傳，皆云老子，自景王時度關，魯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卽周敬王時，敬王卽景王之子，景王卽幽王之後，一十餘世，此則孔老同時，而化胡經乃云幽王之日度關，不聞更返，何得與孔子相見乎，化胡又云爲周柱史七百年，計周初至幽王止有三百餘年，何得妄作，然上皇之年，道門詭號，故靈寶云，我于上皇元年半劫度人，其時人壽萬八千歲，如何超取半劫前號，將來近世用乎，一何可笑，且上皇無極，竝是無識穿鑿，作者欲神其術，仍曰年號加日，翼有信者從之，又云代代爲國師，葛洪神仙序中具說前聖人旣出，匡救爲先，而夏桀陵虐，塗炭生民，成湯武丁，思賢若渴，老子何曰賢

君不輔、虐政不師、修身養性、自守而已、期頤將及、自知死至、潛行西度、獨爲尹說、直令讀誦、不勸授人、身死關中、墳隴見在、秦佚弔之三號而出、究前傳經、後人妄論、雖曰尊崇、翻成辱道。

氣爲天人三

太上三元品云、上元一品天宮、元氣始凝、三光開明、青黃之氣置、上元三宮、第一宮名玄都元陽七寶紫微宮、明則有青元始陽之氣、總主上真自然王宮、靈寶上皇、諸天帝王、上聖大神、其宮皆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億萬重青陽之氣、其中神仙官僚人眾、各有五億五萬、乃至如上億重、皆結自然清元之氣、而爲人也、其九宮重數、官僚人眾、皆同紫微、臣笑曰、三天正法經云、天光未朗、蔚積未澄、七千餘劫、玄景始分、九氣存焉、一氣相去、九萬九千九百九十里、青氣高澄、濁混下降、而九天眞王、元始天王、生千九氣之中、氣結而形焉、便有九眞之帝、皆九天清氣凝成九字之位、三

元天人從氣而生，在洞房宮，七童玉女各三千而侍，曰天爲父，曰氣爲母，生于三元之君。又案靈寶罪報品云：太上道君禮元始天尊，問卜善等法，于是天尊命召神仙，各說因緣。恆沙得道已成，如來其未成者，亦如恆沙。又文始傳云：天堂對地獄，善者升天，惡者入地。若如此說，理則不然。何者？元始天王及太上道君，諸天神人，皆結自然清元之氣，而化爲之，本非修戒而成者也。彼本不因持戒而成者，何得令我獨行善法而望得之乎？又案度人本行經云：太上道君言我無量劫度人無數，元始天尊曰我因緣之勳，賜我太上之號，推此有疑。如有無生成品云：空爲萬物母，道爲萬物父。此則先有于道，乃有眾生。然此爲道之父，非眾生所作。道既如此，眾生何用修善而作乎？又道生萬物，生物之初是則始也。我既始生，未有染習，何得有六道四生苦樂之別乎？又不可也。又云眾生神識本來自有，非道生者。道既能生萬物，神識豈非物乎？又不可也。

結土爲人四

三天正法經云，九氣既分，九真天王，乃至三元夫人，三元之君，太上道君，于是而形，逮至皇帝始立生民，結土爲像于曠野，三年能言，各在一方，故有僉秦夷羌五情，合德五法，自然承上真之氣，而得爲人也。臣笑曰：三元品善惡業對，皆由一身，又文始傳云：若淫盜不孝，死入地獄，受五苦八難，後生六畜邊夷之中，推此而言，乖違太甚，且皇帝土像之日，經于三年，上真氣入，乃能言語，此上清之氣與太上同源，論先未有善惡，何爲入土像，卽墮八難，爲蠻夷乎？此土爲像，先亦無因，云何造作之後，乃有中邊之別乎？又上真之氣爲癡爲瞋，若其癡也，不應入土能言，如其瞋也，應識五苦八難，如何不樂善樂而貪爲苦難乎？推此諸條，可笑之深也。

五佛竝出五

文始傳云：老子曰：上皇元年，下爲周師，無極元年，乘青牛薄板車。

度關爲尹喜說五千文曰吾遊天地之間汝未得道不可相隨當誦五千文萬遍耳當洞聽日當洞視身能飛行六通四達期于成都喜依言獲之既訪相見王屬賓檀特山中乃至王曰水火燒沈老子乃坐蓮華中誦經如故王求哀悔過老子推尹喜爲師語王曰吾師說佛佛事無上道王從受化男女髡髮不娶于妻是無上道承佛威神委尹喜爲闍塞其國佛號明允儒童臣笑曰廣說品云始者國王聞天尊說法與妻子俱得須陀洹果清和國王聞之與羣臣造天尊所皆白日升天王爲梵天之晉號玄中法師其妻聞法同飛爲妙梵天王後生闍塞號憤陀力王殺害無道玄中法師須化度之乃化生李氏女之胎八十二年剖左腋生而白晉經三月乘白鹿與尹喜西遊隱檀特三年憤陀力王獵見便燒沈老子不死王伏便剃髮改衣姓釋名法號沙門成果爲釋迦牟尼佛至漢世流東秦又文始傳老子化胡推尹喜爲師而化胡消冰經云

尹喜推老子爲師。文始傳云：吾師說佛事無上道。又云：無上道承佛威神，委喜爲佛，推此眾途，師弟亂矣。何名教之存乎？又化胡消冰經皆言老子化闍賓，身自爲佛。廣說品憤陀力王老子妻也。得道號釋迦牟尼佛，卽秦漢所流者。玄妙篇云：老子入闍，至天竺維衛國，入于夫人清妙口中。至後年四月八日，剖左腋而生。舉手曰：天上天下，唯我爲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闍賓一國，乃有五佛俱出。一是尹喜號儒童者，二是老子化闍賓者，三老子之妻憤陀王號釋迦者，四老子在維衛作佛亦號釋迦，五白淨王子悉達作佛復號釋迦。案文始傳云：五百年一賢，千年一聖。今五佛並出，不覺煩乎？若言聖人能分身化物說經，亦必多方爲老。化則多經，唯二卷不變。至于儒童尹喜憤陀佛經無聞。于今但是白淨王子所說，曰：此推之。老喜爲佛，虛妄可笑。且老經祕說，不許人聞。前後相番，誠有遠意。然老子能作佛，止是一人。道士不知奉佛，惑之。

甚矣。知父爲道人，子爲道士，豈曰道人故而不認其父乎。

五練生尸六

五練經云：滅度者用色網。天子一匹，公王一丈，庶民五尺。上金五兩，而作一籠。庶民用錢，五色石五枚，呂書玉文，通夜露埋，深三尺。女青文曰：九祖幽魂，卽出長夜，入光明天，供其廚飯。三十二年，還其故形，而更生矣。臣笑曰：三元品中，天地水三宮，九府九宮，一百二十曹，罪福助行，考官書之，無有差錯。善者益壽，惡者奪算，豈有不因業行，直用五尺，纒而合九祖幽魂，入光明天，三十二年，還故形邪。不然之談，于斯可見。計五練之文，出天地未分之前，至今亦應用者，則三十二年後，穿冢而出，耳目所知，何爲羲皇已來，不聞道士死屍九祖從地出者，不然之狀，又可笑也。今郊野古冢，亦有穴開焉，非道士祖父更生之處乎，亦可啟齒。

觀音侍老七

有道士造老像，一菩薩侍之，一曰金剛藏，二曰觀世音。又道士服黃巾幘，或曰服兜，通身被之，偷佛僧袈裟法服之相，其服黃幘，乃是古賢之衣，橫披加前兩帶者，今悉削除，學僧服像，臣笑曰：案諸天内音八字文曰：梵形落空，九靈推前，天真皇人，解曰：梵形者，元始天尊，于龍漢之世號也。至赤明年，號觀音矣。又案蜀記云：張陵避瘧，上社中，得呪鬼之術，自造符書，曰誑百姓，為大蛇所吞，弟子恥之，云白日昇天。陵子衡為係師，衡子魯為嗣師，曰祖妖法，惑亂天下。漢書云：劉焉曰魯為督義司馬，遂殺漢中太守蘇固，便得漢中。鬼道化人，時傳黃衣，當王魯遂令其部眾改著黃衣巾幘，代漢之徵，自稱至今，黃服不絕，像服沙門，良可悲也。且立身之本，忠孝為先，子像父侍，天地不立，觀音極位大士，老子不及大賢，而令祖父立侍子孫，是不孝也。又龔張魯逆人之服，是不忠也。既挾不忠不孝，何足踵焉。

佛生西陰八

老子序云陰陽之道化成萬物道生于東爲木陽也佛生于西爲金陰也道父佛母道天佛地道生佛死道因佛緣竝一陰一陽不相離也佛者道之所生大乘守善道者自然無所從生佛會大坐法地方也道會小坐法天圓也道人不兵者乃是陰氣女人像也故不加兵役道作兵者可知道人見天子王侯不拜像女人深宮不干政也道士見天子守令拜者曰干政爲臣僚也道會飲酒者無過也佛會不飲曰女人飲酒犯七出也道會不齋曰主生生須食也佛會持齋曰主死死不食又曰女人節食也道人獨臥曰女人等守一也道士聚嶺故無制也臣笑曰文始傳云道生東木男也佛生西金女也今曰五行推之則金能刻木木曰金爲官鬼金曰木爲妻財推此則佛是道之官鬼道是佛之妻財也又云道生佛者理則不然陰陽五行豈有生金之木故知道不生佛道人大

坐。曰是道之官府。道士小坐。曰上逼于官也。道人不兵租者。曰本
王種故免也。道士庶賤。兵租是常道經。若此。若免兵租。便違道教。
又靈寶大誡云。道士不飲酒。不干費。如何故違犯大誡乎。後之紆
紆。全無指的。又云。道人曰齋爲死法。故不齋者。何不飽食。終日養
此形骸。而興絕粒服氣。曰求長生之術乎。卒不見終爲捕影之論
矣。又云。道人獨臥。道士聚宿。據此合氣黃書。不亦妄乎。

日徑不同九

文始傳云。天去地四十萬九千里。日月直度各三千里。周迴六千
里。天地午子相去九千萬萬里。卯酉西隅亦合轉形。濟苦經云。崑
崙山高一萬五千里。臣笑曰。依濟苦經云。天地相去萬萬五千里。
與前文始全所不同。文始傳云。日月周迴六千里。徑三千里。據法
則圍九千里。如何但止六千耶。又天圓地方。道家恆迷。今四隅與
方等量。則天地俱圓矣。化胡云。佛法上限止極三十三天。不及道。

之八十一天上也。又云崑崙山九重，重相去九千里，山有四面，而有一天，故四九三十六天。第一重帝釋居之，今計崑崙山高一億五千里，而有九重，重高九千，則高八萬一千，而言萬五千者，何太乖，魚大可笑也。

崑崙飛浮十

文始傳云：萬萬億萬萬歲，一大水，崑崙飛浮，爾時飛仙迎取天王，及善民安之山上，復萬萬億萬萬歲，大火起，爾時聖人飛迎天王，及人安于山上，臣笑曰：濟苦經云：天地劫燒，洞然空蕩，清氣爲天，濁氣爲地，乃使巨靈胡亥造立山川，日月如前，崑崙山飛浮，容可迎人，安山之上，若天地洞然，山爲火焚，義不獨立，如何迎取王人，安山上乎？又度人妙經云：五億重天之上，大羅之天，有玉京山，其所不及計，太上慈愍，何不迎之？曰：在玉京乎？若看死不迎，是不慈也，若不能迎，是欺詐也。又度人本行經云：道言我隨劫生死，然太

上道君居大羅之上，蓄火不及，猶云隨劫生死，自餘飛仙，如何逆取。天王善人安于山上，令免死者深，大愚駭，又可笑也。

法道立官十一

五符經云：中黃道君曰：天生萬物，人爲貴也。人身包含天地，無所不法。立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九州百二十郡千二百縣也。膽爲天子，大道君，脾爲皇后，心爲太尉，左腎爲司徒，右腎爲司空，封八神及臍爲九卿，珠樓神十二，胃神十二，三焦神三，合爲二十七大夫，四肢神爲八十一元士，合之百二十，曰法郡數也。又肺爲尚書，肝爲蘭臺，府臣笑曰：檢道經州縣之名，文侶近代所出，古縣大而郡小，見于春秋及周書洛誥，今反曰郡大于縣，是則非春秋已前道經乎？誣罔迷誤，不可觀而可笑也。

稱南無佛十二

化胡經云：老子化胡，王不受其教。老子曰：王若不信，吾南入天竺。

教化諸國其道大興自此已南無尊于佛者胡王猶不信受曰若南化天竺吾當稽首稱南無佛。入流沙塞有加夷國常爲劫盜胡王患之使男子守塞常憂因號甲乙爲優婆塞女子又畏加夷所掠兼憂其夫爲夷所困乃因號優婆夷臣笑曰梵言南無此言歸命亦云救我梵言優婆塞此言善信男也優婆夷者云善信女也若曰老子言佛出于南便云南無佛者若出于西方可云西無佛乎若言男子守塞可名憂塞女子憂夫恐夷可名爲憂夷未知婆者復可憂其祖母乎如此依字釋詰醜拙困辱大可笑

鳥迹前文十三

洞神三皇經稱西域仙人曰皇文者乃是三皇曰前鳥迹之始文章也又云三皇者則三洞之尊神大有之祖氣天皇主氣地皇主神人皇主生三合成德萬物化生臣笑曰南極真人問事品稱靈寶真文三十六卷在玉京山玄臺玉室真文大字滿中天地淪沒

萬成萬壤真文獨明此之真文卽三洞文也三皇卽三洞之尊神必不在三洞之後爾時未有鳥獸何得云三皇已前鳥迹之始文也若曰伏羲爲三皇者案淮南子云黃帝使倉頡觀鳥迹造文字此則止在黃帝之時何得云三皇已前鳥文之始乎

張騫取經十四

化胡經曰迦葉菩薩云如來滅後五百歲吾來東遊曰道授韓平子白曰升天又二百年曰道授張陵又二百年曰道授建平子又二百年曰道授千室爾後漢末陵遲不奉吾道至漢明永平七年甲子歲星晝現西方夜明帝夢神人長丈六尺項有日光且問羣臣傅毅曰西方胡王太子成道佛號明帝卽遣張騫等窮河源經三十六國至舍衛佛已涅槃寫經六千萬五千言至永平十八年乃還臣笑曰漢書云張陵者後漢順帝時人客學于蜀入鵝鳴山爲蛇所吞計順帝乃明帝七世孫理不在明帝之前百餘年也又

云明年遣張騫尋河源者此亦亡文作案漢書張騫爲前漢武帝尋河源云何後漢明帝復遣騫邪不知騫是何長壽仙乎代代受使一何苦哉可笑其妄引也

日月管集十五

諸天内音第三宗飄天八字文曰澤落覺菩臺緣大羅千天真皇人解曰澤者天中山名眾龍所窟落覺者道君之內名菩臺者真人之隱號玉臺處澤山之陽三萬日月明其左右羅漢月夫人大劫既交諸天日月會玉臺之下大千世界之分天下改易大千洞然臣笑曰濟苦經云乾坤洞然之後乃使巨靈胡亥造山川玄中造日月昆山南三十兆里復有昆山如是次第有千昆山名小千界復有千小千名中千界復有千中千名一大千世界計大千世界中有百億日月又經云大劫既交天地改易日月星辰無有存者若其管集則百億俱來何爲但三萬而至若餘不集者爲是管

所不及爲是本界闕少若必少者地上凡人尙蒙日月之照天上
福勝如何獨無照乎又日月之下乃是欲界下人不名大羅上界
留所不及今所不來者理在然乎將知造此經者唯聞大千之名
迷于日月之數故其然哉

太上尊寶十六

文始傳稱老子與尹喜遊天上入九重白門天帝見老便拜老命
喜與天帝相禮老子曰太上尊寶剋日引見太上在玉京山七寶
宮出諸天上寂寂冥冥清遠矣臣笑曰神仙傳云吳郡沈羲白曰
登仙四百年後還家說云初上天時欲見天帝天帝尊寶不可見
遂先見太上在正殿坐男女侍立數百人如此狀明則知太上劣
于天帝矣言太上尊寶治在眾天之上者妄也今據九天生神章
太上住在玄都宮也其玉清宮在玄都之上何重宮復在玉清之
上便高玄都兩重矣而老子云太上治在眾天之上者何謬如斯

五穀命鑿十七

化胡經云三皇修道人皆不死上古之時天生甘露地生醴泉食飲長生中古世來天生五氣地出五味食之延年下古世薄天生風雨地養百獸人捕食之吾傷此際故嘗百穀曰食兆民于是三皇各奉粟五斗爲信求世世子孫不絕五穀生神州臣笑曰五符經云三仙王告皇帝曰人所曰壽考者不食五穀故也大有經曰五穀剝命鑿臭五藏命促縮此糧入腹無希久壽汝欲不死腸中無屎五府經云黃精者三陽之氣下入太清之宮食之甘美又長生也未解老子何不嘗此而嘗五穀腐人之腸乎又三皇者皆神人也何曰不令子孫王子長生之國而曰五斗之穀請子孫王子神州求剝命腐腸之短壽乎又可笑也

老子作佛十八

玄妙內篇云老子入關往維衛國入清妙夫人口中後剖左掖生

行七步曰。天上天下。唯我爲尊。于是乃有佛法。臣笑曰。化胡經云。老子化胡賓。一切奉佛。老曰。卻後百年。兜率天上。更有眞佛。託生舍衛白淨王宮。吾于爾時。亦遣尹喜下生。從佛號曰阿難。造十二部經。老子去後百年。舍衛國王。果生太子。六年苦行。成道號佛。字釋迦。又四十九年。欲入涅槃。老子復見于世。號迦葉。在雙樹間。爲諸大眾啟請。如來三十六問。訖。佛便涅槃。迦葉菩薩焚燒佛屍。收取舍利。分國造塔。阿育王又起八萬四千塔。卽曰。事推老子。本不作佛。若作佛者。豈可老還自燒老屍而起塔邪。且可一笑。且老子諸經。多云作佛。或作國師。豈可天下國師。與佛必待伯陽乎。度人化俗。要須李耳邪。若云佛不能作。要須道者。從始氣已來。獨一老子。不許人悟大道。而爲國師邪。是則老爲自伐。惟我能也。然佛經人人修行。皆得佛果。道經不述。唯一老君。如何佛教如此之弘。道經如斯之隘乎。且妄言虛述。晉尾無據。蜀記張陵被蛇噉。而注白

曰升天。漢書劉安伏鈇，乃言長生不死。道家誣老子作佛，詎可怪哉。又造天地經云：西化胡王，老子變形而去，左目爲日，右目爲月。案玄妙經云：老子乘日精入清妙口中，是則老子乘一目之精而入口也。計大道洞神，何所不在，乃要憑一精而入胎乎？若必藉精，精依于骨，若乘頭入者，兩眼俱來，今乃乘一眼而入，便成偏見之大道乎，亦可笑也。

敕使瞿曇十九

老子化胡歌曰：我在舍衛時，約敕瞿曇身。汝共摩訶薩，齋經來東秦。歷洛神州界，迫至東海間。廣宣世尊法，教授龔俗人。與子威神法，化道滿千年。年滿時當還，慎莫戀東秦。無令天子怒，太上躡地。曠臣笑曰：案瞿曇者，卽釋迦也。化胡經云：周莊木初三年，太歲丙辰，白淨王子既得正覺，號佛釋迦。老子見其去世，恐人懈怠，復下多羅散落，號曰迦葉，親近于佛，焚屍取骨，起塔分布。若如上文釋

迦未生不得預遣瞿曇往東土也。如其已生成佛者，中間無容得受迦葉之約，救充千年之使乎？豈有菩薩親侍于佛，而救佛爲使乎？又周莊一政，止有一十五年。元年乙酉，全無丙辰本初之號，何謬如斯！足令掩耳，亦使太上蹋地而嘆乎。

事邪求道二十

度人妙經稱三界魔王各有歌辭，誦之百遍，名度南宮。千遍魔王保迎，萬遍飛升天空。過三界登仙公，又玄中精經道士受戒符籙，置五嶽位，設酒再拜。臣笑曰：觀身大戒云：道學不得祠祀鬼神，及向禮拜。既是欲界魔王，未度諸有，焉能誦過百遍度南宮耶？又素三張之法，春秋二分祭祀祠竈，冬夏兩至，同俗祠祀。兵符社契，軍將吏兵都無誠勸之文。此之神社，爲神爲道，若是神者，道士不拜。如其道也，不設酒脯，豈有口誦魔言，身行禮祭，求出三界，諒可悲夫。

佛邪亂政二十一

化胡經云、佛興胡域、西方金氣、剛而無禮、神州之士、效其儀法、起立浮圖、處處專尚、佛經背本、末言辭迂蕩、不合妙法、飾彫金像、曰誑王臣、致天下水旱、兵革相伐、不過十年、舊變普出、五星失度、山河崩竭、王化不平、皆由佛亂、帝主不事宗廟、庶人不享其先、所曰神祇道氣、不可復理、臣笑曰、智慧罪根、品云、元始天尊曰、我于上皇元年、半劫度人、延命萬人、千年我去、後人心頹壞、淫祀邪神、殺生禱祈、更相殘害、自取夭傷、壽無定年、曰此推之、淫祀邪神、萬神歡喜、氣與道合、應獲福利、云何命促、壽無定年、又漢明已前、佛法未行、道氣隆盛、何乃兵戈屢作、水旱相尋、兩血山崩、饑荒薦集、更有桀紂、炮烙生靈、自明帝後、佛法行來、五百餘年、寧有妖苗虐政、甚于前者、曰今驗古、誰有誑欺、事彰竹帛、不可掩也、鸞乃庸疏、頗尋兩教道法、謙退行偽、曰顯佛真、佛法澄正、存理而開物性、若

不如此通道則可笑殺人

戒木枯死二十二

老子百八十戒重律云吾戒大重向樹說之則枯向畜說之則死又靈寶經云玄素之道古人修之延年益壽今人修之消年損命又道士受三五將軍禁厭之法有怨憎者癡狂損命又度國王品東方開明招真神身著黑衣有赤文足廣百步頭柱天主食邪魔口容山朝食五百暮噉三千十五合衣吞臣笑曰三元大戒云天尊說十戒十善等法無量人得道戒云不得懷惡心聞戒不信生誑生誑皆得罪今樹木無情不慮獲罪起誑何須戒之令枯若必枯死此則有知若有知者聞法應悟然無此理何周斯言公知今人修則損命蓄毒已行大道寬容檢而不檢致令殃延後代而不收錄之邪又案三張之術畏鬼科曰左佩太極章右佩昆吾鐵指日則停空擬鬼千年血又造黃神越章殺鬼朱章殺人或爲

塗炭齋者黃土泥而、墮帳泥中、懸頭著柱、打拍使熟、自晉義熙中、道士王公期除打拍法、而陸修靜猶曰黃土泥額、反縛懸頭、如此淫祀、眾望同笑、又案漢姪好帝疑其詛、對曰若鬼神有知、不受無理之詛、如其無知、請之何益、故不爲此、曰事推測、常人之智、尙識達之、況鬼有靈聰、明正直、而受愚獸者、未之有也、今觀其文、詞義無取、有同俗巫、解奏之曲、何期大道、若此容而不非乎、將不耽嗜糟汁、酒淫終歲、曰理推誠、豈得爾邪、

北方禮始二十三

依十戒十四持身經云、北方禮一拜、北方爲始、東向、而周十方想見太上真形、臣笑曰、文始傳云、老子與尹喜遊天上、喜欲見太上、老曰、太上在大羅天、玉京山、極幽遠、可遙禮闕、遂不見、而還、曰此推之、玄都玉京、太上所住、今在上方、何不曰上爲首、而浪禮北方耶、然道生東陽也、何不從東方爲始、佛生西陰也、北亦陰也、前已

鄙之。今復尊重而前禮乎。又罪根品云。太上道君同陽館中稽首禮元始天尊。問十善等法。此戒乃天尊所說。何曰不禮天尊。而想見太上乎。捨本逐末。誰之咎也。

害親求道二十四

老子消冰經云。老子語尹喜曰。若求學道。先去五情。一父母。二妻子。三情色。四財寶。五官爵。若除者。與吾西行。喜精銳。因斷七人。皆持來。老笑曰。吾試子心。不可爲事。所殺非親。乃禽獸耳。伏視七頭。爲七寶。七尻爲七禽。喜疑反家。七親皆存。又造立天地記云。老子化胡。胡王不伏。老子打殺胡王。七子國人一分。臣笑曰。三元誠云。道學不得懷挾惡心。不孝父母。不愛妻子。計喜所殺父母。如知是幻。何得懷疑反視。如其實心。依誠懷惡。已犯重罪。何況斬二親之骨乎。又胡王不伏。殺其七子。亦已甚矣。又殺國人一分。何其不仁之深乎。若作法于後代。則令求道者皆殺二親妻子矣。又不可已。

一王不伏而監誅半國之人乎進退二三可笑怪也。

延生年符二十五

三元品云紫微宮有延生符。爪書八方。則人氣應之。便成人。毀符日燒者。人隨煙化爲氣。其文四萬劫一出。臣笑曰。文始傳云。萬萬億億歲。一大水。崑崙飛浮。有仙飛迎天王。善人安之山上。乃至前萬萬歲。天地混沌。如雞子黃。名曰一劫。案大水之日。天人不死。不應迎之山上。又濟苦經云。乾坤洞然之後。潰然空蕩。計一劫之時。人物不存。其延生符四萬劫乃出。豈可四萬劫中絕無天人。幽幽冥冥。何其遠也。又萬萬止是一億。億止是一兆。止言一億兆年。而云萬萬億億者。蓋新學造經。不知數之大小耳。

椿與劫齊二十六

洞玄東方青帝頌曰。九五不常居。天地有傾危。大劫終一椿。百六乘運迴。臣笑曰。大水既漂。崑崙飛浮。後有大火。金鐵融地。無草乃

至萬萬億歲。天地如鷄子黃。總名一劫。然椿是世木。曰世火燒之。則灰。值劫火便絕。而言大劫齊椿者。一何謬歟。亦可笑矣。

隨劫生死二十七

如度命妙經云。大劫交周。天崩地淪。欲界滅。無太平道經。佛法華大小品。周遊上下。十八天中。在色界內。至大劫交。其文乃沒。其玉清上道三洞神經真文玉字。出于元始。在二十八天無色界。上大羅玉京山玄臺。蓋所不及。故自然之文。與運同生同滅。能奉之。七祖生天。轉輪聖王。代代不絕。臣笑曰。度人本行經云。道言自元始開光已來。赤明元年。經九千餘億劫。度一恆沙眾生。爾後至上皇元年。度人無量。我隨劫生死。世世不絕。恆與靈寶同出。經九劫。終九氣。改運託胎洪氏。積三千餘年。至赤明開通歲。在甲子。誕于扶力。蓋天復與靈寶同出。度人。元始天尊曰。我因緣。賜我大上之靈。在玄都玉京。曰此推之。真文在玉京之山。蓋所不及。而云自然之

文與運同生同滅同生同滅豈非蓄也。又云我與靈寶同時出沒。又云我隨劫生死計靈寶運滅。太上隨亡而云長生不死。此爲妄也。又玉京在九天之上。蓄所不及。理合可疑。一切形色無有存者。玉京玉臺斯爲色界。色界非常。玉京豈存。又赤明甲子之號。殊同河漢之實矣。

服丹金色二十八

神仙金液經云。金液還丹。太上所服而神。今燒水銀還復爲丹。服之得仙。白日升天。求仙不得。此道徒自苦耳。燒丹成水銀。燒水銀成丹。故曰還丹。昔韓終服之。面作金色。又佛身黃金色者。蓋道法驗也。令身內外剛堅如金。故號佛金剛身也。臣笑曰。文始傳云。太上老子太一元君。此三聖亦可爲一身。金液經云。太一者。惟有中黃丈夫。乃太一君。此二仙人主也。飲金液升天爲天神。調陰陽矣。尋韓終未服金液。止是常人。既服昇天。卽老君是也。而老君爲太上葛真之主。何所

不能而乃須服金液後調陰陽乎又太一大神成者多少調陰陽者復須幾人若言服者皆得何其多邪又丹與水銀遍地皆有火燒成丹作之不難何爲道士不服白日昇天爲天仙之主而辛苦叩齒虛過一生良可哀哉若不服者明知爲丹所誤故捕影之談耳又云佛身金色由丹所成此乃不須行因一任丹得邪見之重可爲悲矣

改佛爲道二十九

妙真偈云假使聲聞眾其數如恆沙盡思共度量不能測道智臣笑曰此乃改法華佛智爲道智耳自餘竝同諸文非一昔有問道士願欲歡答靈寶妙經天文大字出于自然本非法華乃是羅什妄與僧肇改我道經爲法華也且靈寶偷于法華可誑東夏法華之異靈寶不殊西域今譯人所出不爽經文曰此推之故知偷改爲靈寶且佛經博約詞義弘深千卷百部無重文者不同老經自

無別計。倚傍佛經。開張卷部。且五千之文。全無及佛佛之人。藏亦不論道。自餘後作。皆竊佛經。後自明之。不廣其類。是曰古來賢達。誣誦佛經。至今流傳。代代不絕。道法必勝。何不誦持。舉國統括。誦道誰是。是故知非。可爲準的。

偷佛因果三十

度王品云。天尊告純陀王曰。得道聖眾。至恆沙如來者。莫不從凡積行而得也。十仙者無數。亦有一興而致。一仙位復有積劫而登。由功高則一舉。功卑則十昇。有十階級。從歡喜至法雲。相好具足。于是諸王聞說。卽得四果。又度身品。尼乾子于天尊所聞法。獲須陀洹果。又文始傳老子在闕賓彈指。諸天王羅漢五通飛天俱至。遣尹喜爲師。得道菩薩爲老子作頌。臣笑曰。佛之與道。教迹不同。變通有異。道曰自然爲宗。佛曰因緣爲義。自然者無爲而成。因緣者積行乃證。是曰小乘別四果之梯。大乘有十等之位。從凡入聖。

具有經論，未知道家所引四果十仙名與佛同，修行因緣未見其說。然道家所修，吸氣沖天，飲水證道，閉法飛空，餌草尸解，行業既殊，證果理異。但說天有五重，或三千六千，或八十一天，或六十大梵，或三十六天，或三十三天，或五億五萬餘天，或九真天王，九氣天君，四方氣君，三元三天，九宮天曹，玉清太有，玄都紫微三皇太極，諸如此類，理有所緣，豈有虛張，自取矯異，請說此天爲重，爲橫，爲虛，爲實，服何丹草，而獲此天，脫所未詳，則徒爲虛指，更來可笑。

道經未出言出三十一

案玄都道士所上經目，取宋人陸修靜所撰者，目云：上清經一百八十六卷，一百二十七卷，已行，始清已下，四十部六十九卷，未行于世。檢今經目，竝云見存，乃至洞玄經一十五卷，猶隱天宮，今檢其目，竝注見在。臣笑曰：修靜宋明帝時人，太始七年，因敕而上經目，既云隱在天宮，爾來一百餘年，不聞天人下降，不見道士上昇。

不知此經從何至此。昔文成書曰：飯牛詐言王母之命，而黃庭元陽曰：道換佛。張陵創造靈寶，吳赤烏時始出。上清起于葛玄，宋齊之間乃行。鮑靓造三皇事，露而被誅。文成書飯牛致戮于漢世。今之學者，又踵其術，又可悲乎。漢書張魯祖父陵，桓帝時造符書，百惑眾受道者出米五斗，俗謂米賊。陵傳子衡，衡傳子魯，號曰三師。三人之妻爲三夫人，皆云白日昇天。初受道名鬼卒，後號祭酒，妖鄙之甚，穿鑿濫行，皆此例矣。

五億重天三十二

文始傳云：天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重，地亦如之，厚一萬里，四角有金柱，金軸方圓三千六百里，神風持之，曰四海爲地脈。天地山川、河漢通氣，風雲皆從此出。臣笑曰：三天正法經云：天炁未明，七千餘劫，玄景始分，九氣存焉。九真天王、元始天王、稟自然之炁，置九天之號，上中下真爲一元，元有三天，上元宮卽太上。

大道君所治計一天相去九萬九千九百九十里則九天相去七十九萬九千九百二十里一里有三百步一步有六尺則有一十四億三千九百八十五萬六千尺。曰五億重天分之則天天相去二尺豈有厚萬里之地上載二尺之天乎。文始傳云老子引四天王大眾皆身長丈六短者丈二計人大而天小何曰自容常臥不起愕然大怪。

出入威儀三十三

玄中經說道士執簡者用金玉廣一寸長五寸五分執之爲況。中古王執朝師君下古金玉隱執雜木長九寸名爲手簡。執曰去慢誠于道士若入王宮聚落人室在舍外十步著巾帔執簡而入勿有側背出舍外脫巾帔著素服行勿自顯損道法若入俗家整威儀執簡坐勿使俗怪道士行百里外執杖巾帔香爐銅錘鉢盂出家之具自隨威儀具足得十種功德。臣笑曰自然經云道士巾褌

曷法綈長三丈六尺三百六十寸法年三十六旬年有三百六十日一身兩角角各有六條兩神袖各六條合二十四條法二十四氣二帶法陰陽中兩角法兩儀乃至冠法蓮華巾也自然經既有科律何旨不依乃法張魯黃巾之服違律而無識也

道士奉佛三十四

化胡經云願將優曇華願燒旃檀香供養千佛身稽首禮定光又云佛生何旨晚泥洹何旨早不見釋迦文心中大懊惱又大戒云道學當念遊大梵流景宮禮佛臣笑曰敷齋經天尊令右玄真人曰釋迦文旨轉輪生死法化世使天老右玄真人旨仙度之道不死之大法又老子序云道主生佛主死道忌穢佛不忌道屬陽生忌穢佛則反之據此清濁天分死生大判何爲不念清虛大道而願生死穢惡佛乎故昔殷太宰問孔子聖人孔荅三皇五帝三王及臣俱不聖也西方之人有聖者焉故知孔子旨佛爲聖不旨道

爲聖也。化胡經云：天下大術，佛術第一。昇玄云：吾師化遊天竺，符子曰：老氏之師，名釋迦文。此道齊經又云：稱仙梵天，稱佛隱文。外國讀經，多是梵天。道士所好，梵卽佛也。此卽學佛久矣。由稱梵也。又靈寶三十二天大梵隱語，天各八字，誦之萬遍，卽飛行。七祖同昇南宮。此又道士學佛之證也。然道士止知學梵，亦不知梵是何佛，愚而信之，亦應有福，不知可笑。目不。

○道士合氣三十五

真人內朝律云：真人日禮，男女至朔望日，先齋三日，入私房，詣師所立功德，陰陽竝進。日夜六時，此諸猥雜，不可聞說。又道律云：行氣目次，不得任意排醜。近好鈔截越次。又玄子曰：不高戾，得度世不嫉妒，世可度。陰陽合乘龍去。云云。臣笑曰：臣年二十之時，好道術，就觀學先敎臣黃書合氣三五七九，男女交接之道。四目兩舌正對，行道在于丹田，有行者度厄延年，敎夫易婦，唯色爲初。父兄

立前不知羞恥自稱中氣言符術今道士常行此法已之求道有所未詳

諸子道書三十六

玄都經目云道經傳記符圖論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二千四十卷有本須紙四萬五十四張其一千一百餘卷經卷符圖其八百八十四卷諸子論其四千三百二十三卷陸修靜錄有其數目及本竝未得臣笑曰道士所上經目陸脩靜目中見有經書藥方符圖止有一千二百二十八卷本無禱書諸子之名而道士今列二千餘卷者乃取漢藝文志目八百八十四卷爲道之經論據如此狀理有可疑何者至如韓子孟子淮南之徒竝不言道事又有八老黃白之方陶朱變化之術翻天倒地之符辟兵殺鬼之法及藥方呪厭得爲道書者可須引來未知連山歸藏易林太玄皇帝金匱太公六韜何已不在道書之例乎修靜目中本無諸子今乃乘安

不知何據且去年七月中道士所上經目止注諸子三百五十卷
爲道經今云八百餘卷何目前後不同又人之有惡唯恐人知已
之有善慮人不見故道士自書云不受道戒者不得讀道經卽如
此狀恐人知其醜乎若曰諸子爲道書者人中諸子悉須追取何
得道之且道士引例我老子道德本是諸子今尊爲經流例相附
有何過歟若爾則知老子黃子之流如何得與儒流七經而相抗
乎班固先六經後二篇序道爲中上賢類斯實錄矣又陶朱者卽
范蠡也既事越王句踐君臣困吳石室嘗屎飲尿亦已甚矣今尊
崇其術不亦昧乎又蠡子被戮于齊何爲不行父術變化而自免
乎又造天地經老子託幽王皇后腹卽幽王之子也身爲柱史卽
幽王之臣也化胡經云老子在漢爲東方朔若審爾者幽王爲犬
戎所殺豈可不授君父與神符令不死乎又漢武窮兵疲役中國
天下戶口至減大半老子爲方朔者何忍不與辟兵辟穀之符狀

人呢鬼之方。曰護漢國乎。眼看流弊。曰此無心取救。將非欺誑之
謬乎。又統收道經目錄。乃有六千餘卷。駁論見本。止有二千四十
卷。餘者虛指未出。將非鉛墨未備。致如經本未成乎。自餘孟浪紛綸
無足更廣。廣引明集九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周文卷二十終

全後周文卷二十

甄鸞

二十一

全後周文卷二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列女

王妙暉

造釋迦像記

蓋大範攸寂非一念無言顯其原妙理澄湛非表像何言曷其旨
是故影迹雙林口蒼生離合口蟻口沙知善口可崇邑子五十人
等宿樹蘭柯同茲明世爰託鄉親義存香火識十惡之徒炭體五
道之親苦既沈處婆娑實思宏願僉渴家資共成良福遂于長安
城北渭水之陽造釋迦石像一區永光聖宅願周皇帝延祚常登
安樂晉國公忠孝慶竿無窮又邑子口者值佛聞法見在眷屬恒
與善居將來道俗世世同修使如來福業不墜于今奕藉因之感
終美于去在武成二年歲次庚辰二月癸未八日辛丑像主王妙

碑拓本下有曹妃等姓名六十八人不錄
案是月癸未朔八日庚寅碑作辛丑誤

優婆夷

造像記

天和四年歲次己丑八月戊午朔一日戊午夫沖原虛寂妙趣理
幽應口難尋悟之者南有諸邑子清信女優婆夷等體識非常感
情内口念口口口口追益遂相合帥共崇洪願口口口原其眾垂口
口削家珍仰爲皇帝陛下延祚无窮復願大家宰保國安民福延
萬世採石名山召匠方外敬造石像一區彫克精麗刻畫嚴飾藉
此微因口口口祚永隆三寶常續諸邑子等口口口師僧父母咸
隋此願同獲斯善共登正覺

碑拓本下有應敬牟阿男劉阿容等三面姓名一百二十六人不錄

闕名

優詔答司馬焉

昔主父從戮孔車有長者之風彭越就誅樂布得陪臣之禮庶子

鄉國已改，猶懷送往之情，始驗忠貞，方知臣道，卽敕荊州，曰：禮安
臣陳書司馬昂傳承聖中除太子庶子江陵陷隨例入關而榮室
臣屬戮太子遂微失所昂曰宮臣乃統表周朝求還江陵改葬
臣親酸切周朝優詔答案承聖三年慈懷太子與元帝同
遇害又三年而周受禪此詔不知當周何帝時入關名類

奏改正朔服色議

帝王之興，罔弗更正朔，明受之于天，革民視聽也。逮于尼父稽諸
陰陽，云行夏之時，後王所不易。今魏祚告終，周室受命，曰木承水，
實當行錄，正用夏時，式遵聖道，惟文王誕玄氣之祥，有黑水之讖，
服色宜尚焉。周書孝閔帝紀帝受禪百
官奏議制曰可又北史九

移齊文

夫有義則存，無信不立，山岳猶輕，兵食非重，故言誓弗違，重耳所
曰享國，祝史無愧，隨會所曰爲盟，未有司牧生民，君臨有國，可曰
忘義而多食言者也。自數屬屯夷，時鍾圯隔，皇家親戚，淪陷三紀，
仁姑世母，望絕生還，彼朝曰去夏之初，德音爰發，已送仁姑，許歸

世母乃稱煩曷指剋來秋謂其信必由衷嘉言無爽今落木戒候
冰霜行及方爲世母虛設詭詞未議言歸更徵酬答子女玉帛既
非所須保境寧民又云匪報詳觀此意全乖本圖愛人百禮豈爲
姑息要子責誠質親求報實傷和氣有悖天經我之周室太祖之
天下也焉可捐國顧家殉名虧實不害所養斯曰仁人臥鼓潛鋒
孰非深計若令迭爭尺寸兩競錐刀瓦震長平則趙分爲二兵出
函谷則韓裂爲三安得猶全謂無損益大冢宰位隆將相情兼家
國銜悲茹血分畢冤魂豈意噬指可尋倚門應至徒聞善始卒無
令終百辟震驚三軍憤惋不爲孝子當作忠臣去歲北軍深入數
俘城下雖曰班師餘功未遂今茲馬首南向更期重入晉人角之
我之職矣聞諸道路早已戒嚴非直其拒又將南略倘欲自送此
之願也如或嬰城未能求敵詰朝請見與君周旋爲惠不終祇增
深怨愛親無慢垂訓尼父矜恤窮老貽則周文環玦之義事不由

此自宜內省豈宜有問周書晉公護傳齊朝許歸護母國姬不

傳檄吐谷暉

夫二氣既分三才定位樹之曰君本爲黔首豈使悖義違道肆于
民上昔魏氏不綱羣方幅裂豺狼橫噬龜玉已毀喁喁黔黎咸墜
塗炭我先皇神武應期一匡天下東戡南竊無思不服天鑑有周
世篤英聖遂廓洪基奄荒萬寓固則神泉西嶽險則百二猶在卿
士師師羣后率職故知三靈之所睠集四隩之所來蘇也彼國世
在西垂作藩于魏值中原政亂遂阻皇風首鼠兩端伺我邊隙先
皇含垢藏疾仍存聘享欲睦之曰鄰好申之曰婚姻彼國苞藏禍
心屢違盟約外結仇讎自貽近患是故往年致突厥之師也自邈
迄今蜂蠆彌毒入我姑臧俘我河縣芟夷我菽麥虔劉我蒼生我
皇武曰止戈文曰懷遠德覃四海化溷八荒曰彼惡稔禍盈故命
龔行九伐武臣猛將天張雷動皆六郡良家三秦精銳揮戈擐甲

同萃龍沙柱國博陵公祥貴戚重望乃文乃武受賑廟堂元戎啟
路太傅燕園公于謹英猷不世應變無窮杖旄指麾爲其謀去柱
國化政公貴早播威聲奇正兼設直取龍涸濟自南河突厥與國
睦親同恥反道驅引弓之民總穹廬之眾解鞍成山雲蒸霧合往
歲王師西伐成都不守桴鼓南臨江陵底定鑿空萬里闔地干擗
荒服畏威膜拜厥角成敗之機較然可見若能轉禍爲福深識事
宜君臣相率與機稽顙則爵等顯除永蕃西服如其徘徊危邦觀
延時漏覆宇湮祀良助寒心幸思嘉謀目圖去就周書賀蘭祥傳
武成初吐谷渾

侵涼州詔賀蘭祥與宇文貴總兵
討之祥乃遣其軍司傳檄吐谷渾

爲行軍元帥鄖國公韋孝寬檄陳文

僞陳私署公卿將校州鎮郡縣村屯邑落蓋聞五精上列耀魄總
其威靈萬國下分皇王攝其區域至其創業垂統革命受終奄有
神州光宅函夏莫不垂極襲聖積德累仁播厚利于人民建大功

于天地然後幽明贊叶兆庶歸往瑞之曰龍圖鳳紀崇之曰玉璽
黃屋故能照臨九縣對越兩儀永保鴻名長爲稱首未有蠻貊夷
落裔土荒隅崛起阡陌之中妄竊帝王之號斯則僭越之首縣于
漢闕亡吳之主會于晉臣布在方冊可曰勦鏡者也我太祖文皇
帝自天攸縱膺運挺生屈道蕃條或躍伊始屬玄運將改祿去王
室三川已震九鼎將飛事切在泥禍深流詭乃推誠仗義援手濡
足迎衛乘輿崇建旒社舉天維于將墜振地軸于已傾血氣食毛
咸受其賜是則我有大造于區夏也重曰闕土服遠包荆卷蜀功
高于九合業重于三分愈執忠貞之操終曰人臣之禮至哉大矣
無得稱焉既而謳歌允鳳金石變響神器大寶用集我有周我閔
皇帝乃上膺靈命俯順樂推揖讓而登皇極垂衣而歸撫運世宗
續統克隆洪緒武功文德騰茂飛英我高祖武皇帝曰上聖陛下
武曰至道弘丕業其寂也象繫不能究其微其動也雷霆不能比

其變偽齊竊據中原綿歷世祀帶之巨海長淮鎮之巨岷岱崇
岳其地廣其民眾其俗富其兵強而帝遷明德人思睿后金鉞一
麾廓然大定申弔伐之義答億兆之心陟方之駕雖遠鼎湖之神
未絕天元皇帝負四聖之休烈協千載之昌期懸金鏡振玉鼓宏
天綱廣地絡東窮海外西極河源邛管夜郎之所冒頓呼韓之類
莫不屈膝稽顙泛水梯山被華夏之仁風仰中國之聖道唯彼揚
越獨爲匪民敢芮魚鳥之郡晏安龜蛇之穴故僞魁陳霸先火耕
水耨之夫華門圭竇之子無行檢于鄉曲充部隸于藩侯施彼呼
船之伎展其盜裘之用直蕭氏喪亂金陵擾攘爛羊啟邑拔卒爲
將遂得洗濯江漢奮迅泥滓王僧辯秉文經武挹義懷仁志任鷹
揚誠深鶴立埽江表之巨寇復梁室之宗社提挈霸先成其羽翼
而背恩忘德毀器折枝密相奄襲忍加屠害節士爲之扼腕名臣
所目流涕蕭方智世有江外實主梁祀霸先義則臣民任惟輔佐

御下暴于戾虎，輕上踰于老牛，包此禍心，遽行篡弒，遂令羣盜，欲起宮闈，窘逼梁棟之間，顛死鋒鏑之下，既甚南宮絕宋公之脛，又過掉齒縮齊閔之筋，自古逆子亂臣，窮兇極悖，未有如斯者。昌實霸嗣，舊加篡戮，殘虐相襲，報復循環，陳項獲自儲宮，我之俘隸，先朝深弘寬宥，免其釁鼓，置之夷邸，淹歷歲時，芻豢費上林之牧廩，郵索長安之米，其兄孺發常山之念，屢致誠請，困務孤首之感，已禮遣送，項稟性兇器，不義不昵，害及猶子，僭其偽位，朝廷遠撫，長駕含垢匿瑕，遍省不虧，輜軒繼路，東夏克平，威震淮海，乘勝席卷，咸請南轅，高祖已得原失信，義有不取，懷遠字小，理存久大，而違盟背惠，或從茲始，搖蕩我邊陲，侵軼我彭泗，我是日有呂梁之役，麾下裴忌程文秀之輩，李緒蔣元舉之徒，束手軍前，不可勝計，積甲等孤桐之岫，溺卒斷浮磬之流，項長惡愈甚，守迷不變，據如掌之地，延翹足之項，猶怒臂當軼，舉尾支山，習黃旗之謬談，志青蓋

之妖說貫盈數盡今實其時加庚子應年金火入斗天道人事宛
若合符混一之期昭然可見寡人不武董茲戎律內稟帷幄出制
大淵部勒諸將雷奔電擊大將軍龍門公拓拔王述領巴蜀之兵
一十二萬出于白帝水陸俱下大將軍安昌公拓跋則領驍騎五
萬濟于南岸循江東轉梁王舉一國之師盡舳艫之盛發自江陵
首尾不絕行軍總管上柱國杞國公亮率步騎一十五萬埽蕩山
林口自東關行軍總管上柱國郝國公士彥領人馬一十萬濟自
泗口徑取廣陵幕府精銳二十萬餘長驅淮水直指江左竝同集
后首大會金陵凡此諸軍皆從汴隴驍雄幽并勇俠振犀拔象之
夫斬蛟翠兕之士上谷漁陽之騎追風嘯雲荆門鄧塞之舟浮江
沈漢象弭飾堂谿之材驚羽加淇園之竹旌旗摩電戈劍竟野鼓
怒則江湖盪沸叱咤則山嶽簸跳已此攻城何城不陷已此眾戰
誰能抗禦將恐程門雷霜梧桐與檉櫟同凋崑山火燎天球共砥

珠俱盡，故示以禍福，冀相全濟。陳頊世石識機，知變輿，櫬轅門，當增安樂之封，加有歸命之禮。僞公卿曰：下或中華之冠帶，流寓江淮，或東南之雋楚，世載名位，豈安危亂之邦，事夷裔之主，良由身居僞網，迹淪寇地，雖心存魏闕，無由自拔，故耳。今正丈夫轉福之秋，君子見機之口，若能投誠進款，展効立功，富貴榮華，義同俯拾，如有不達機運，敢拒王師，軍有嚴科，刑茲罔赦。檄文所到，咸共申省。

文苑英華六
百四十五

銅升銘

保定元年辛巳五月，晉國造倉，獲古玉升，暨五年乙酉冬十月，詔改制銅律度，遂致中和，累黍積籥，同茲玉量，與衡度無差，準爲銅升，用頒天下，內徑七寸一分，濇二寸八分，重七斤八兩，天和二年丁亥正月發酉朔十五日戊子校定，移地官府爲式。

隋書律曆志
上云此銅升
也

玉升銘

維大周保定元年歲在重光月旅癸亥晉國之有司修繕倉廩獲古玉升刑制典正若古之嘉量太師晉國公曰聞敕納于天府暨五年歲在協洽皇帝迺詔稽準繩攷灰律不失圭撮不差累黍遂鎔金寫之用頒天下曰合太平權衡度量

隋書律
厓志上

周開府高邑侯裴鴻碑

上君諱鴻河東聞喜人也口河南脫履志輕天下之圖趙城執

關本州別駕逸足致遠口止于展驥父方興義陽太守良守有間

政踰于去虎關上為莫功浚丹染幼則斷織貽範志存俎豆長則

垂帷遊藝通該圖史關上賀跋勝寒帷南服頗稱愛士間風悅焉

有同傾蓋乃奏除龍關上襄陵巨鯨璜海緹裙青領鶴號假名凡

厥衣冠竝羈懸盜關上卽墨蹈燕實有田單之武河西歸漢詎無

寶融之績時庸疏爵載發王言關上安西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太

祖相府初開務殷任重登庸而納百揆負

關上

斯在乃口爲大丞

相府功曹參軍事加持節帥都督中軍將軍右金紫光

關上

實有

口幹之才非亡爪牙之任勳口之巨定簡帝心乃賜姓宇文氏柱

國燕公擁旄

關上

大都督領武陽公長史時鳳翔口与蜀口王口

等阻兵叩契竊據方

關上

奇謀星旋月口之兵上谷漁陽之口口

踰百戰攻出九天殪彼攬槍竝

關上

賢口口之任口口口口乃除

大將軍輔成公司馬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

關上

朝政謀

口口啟沃口口公作口神甸君又口本職帶雍

關上

之譽獨口

口時吐谷渾蟻聚邊朔

關上

之口口上嘉猷口口口出遷口口口

正進爵爲伯其司錄贊治竝

關上

參帷屋口口高祖武皇帝始自

登庸竝連其任二年尋轉御正陰岑

關上

民部口口口口口口聿

宣事該土地之圖績兼都鄙之數在乎匡拂

關上

大都督口州刺

史九曲口屯口襄州總管衛國公已貴介之重推

關上

周口之重

□□趙□之輕比蹤往烈時論榮之尋遷總管府長史又拜郢州

上關名□□□宣無廢六條之□時呂江淮未一壘場多虞命彼

舟師遠臨荆漢

上關

常思効命鳴劍抵掌志在宣力淩波執銳首

啟戎行旣而師律否臧雄圖弗

上關

春秋五十九呂天和三年八

月八日薨乎建業客館陳人敬其誠節反

上關

竭誠□上遺愛在

民高風餘論方傳不朽

上關

行

上關

望重衮職學優才品斯著□

□乃脩其賢必象其芳不休邦守德懋驥足名

上關

過世路羣飛

秉節識義金城乃歸策勳卅邑奄有邦畿經綸運始驅馳

上關

班

三事職副六卿常伯□任邦教立名陪蕃首席刺舉專城駢綬疊

印載

上關

使奉賢輕□軍陣駟馬旌旆黃場積壤玄甲開泉將軍

有墓

上關

碑

折木

魏故譙郡太守曹放樂碑

君諱恪字放樂沛國譙人也廿六先皇帝當高陽之世陸終之子曰

安是爲曹姓□□□□□□□□□□又封曹□于邾漢室龍興
曹參爲相魏武帝呂英傑之上才□挺之睿哲□爲魏祖歷載
彌長君卽其後□□□□□□□□□□霖黃初三年立爲河東王
食邑六千二百戶太和六年改封東海王嘉平元年薨諡曰定王
禮也子啟嗣君卽□□□□□□□□□□逢茲不造□深思
遠大□後變起遂令夫人達攜二子長道眞次道□微行避難變
稱姓木呂求万全□□□□□□□□□□民□後魏太和三年
旨復曹□□□□□□□□□□僞姚鄉郡太守雅望淵遠博愛文豔稟
德齊禮善修政化□□□□□□□□□□父協志尙清靜好學經誥
矯然挺立不可呂非義虧其性孝德慈風稟大氣而自遠文流洞
照之甄因事呂發□□□□□□□□□□途致惟安神奉養不
慕榮貴逢大武皇帝親總六戎討逆□薛永宗蓋吳駕幸大州下
召鄉雋導引前駈□□□□□□□□□□獲已從駕西行□平凶醜隨

赴北代遂充殿會士豪國有大議必使參焉□欲選□請乞歸侍
聖上加愍假安邑□□□□□積□稟質秀靈幼懷廉雅之
風長標獨善之策抱蘊德于奇年立成名于冠歲太和之季馬圈
殲覆孝文皇帝威□□□□奮指麾□□□□國誌兵法優長乃
勇略奮發遂提戈披幕先鋒擊賊前無橫陣塞旗斬馘□皇上□
□卽補千人軍將授□遠將軍駕還宮闕策勳飲至殿會之初□
□彌逆殊□皇帝臨軒宣救宥資賞帛疋綵兩百餘段歌勞止之
詩聽歸侍養使得盡懽膝下□其孝德光于事親忠誠□于接物
穆穆閨庭之際恂恂鄉黨之間文麗雕篆學瞻博通思入玄門性
□天道翱翔詩書之苑遊息禮樂之場若乃□□□□主汎愛日
親仁□里結諧密之懽朋故廣篤誠之信輕財若水重義如山一
言可懷千金不恡景明中會安邑府君卒君居廬□禮至□□□
哀慟□中茹憂毀骨服勲雖閔餘痛在心每仰凱風已長驚遡寒

泉而不息三年泣血□□□也五十猶慕方□舜焉至延昌二年
□遭母憂君扣石土自窮號仰蒼天而自訴水漿不進□四晨哭
泣不絕聲踰月喪過于哀有感行路毀□之至殆將滅性雖高柴
泣血于□辰王脩□慕于社日無日過也去魏大統初君齒班踰
矩旨授本土譙郡太守君妙□元□深入佛惠□□□□□淨
名超遙解脫之門放浪清曠之域君雖老而敬信喻篤年將暮而
脩崇無怠于是□竭□資□□□身□融□教造浮圖一區□□
□□□于□相□寫法華涅槃常奉讀誦恆持齋戒罔有勞倦方
介尔景福貽我遠□之壽永究懸□之禮□大統十年秋忽遭疾
疾□□□□□□答汎汎之影已淪滔滔之波不住春秋九十
有七終于臨民□□質旣殞□識懷悲豈□輟杵停歌云爾而已
哉君有六子長迴歡次適歡次驃騎將軍右光祿都督漢陽太守
又任虞州別駕長史□□□次夏縣功□□賓□□□次宣威

應寶錄呂開宗是呂三公列而更榮五侯封而載錫自茲厥後其
髦不陞祖明濟郡中喉舌識度冲敏志業詳確父增隨州主簿鑿
履清致器量貞遠公養志中和資靈上德趨庭學禮立身之道自
弘步月開襟讓客之風已遠中爲令德遊執依仁賞逸間居不希
榮祿旣而門巢結鬯百年之運已催極夢起祥九泉之路俄涉春
秋六十有三遽疾終于私第嫡子脩文脩禮衰經露節痛結寒泉
粵呂大周天和二年冬十月窆于東城縣東五十里崇德鄉平原
禮也東漸巨壑波濤滉漭西望層山烟霞出沒頌德音而不朽感
生靈之條忽其詞曰

惟鎬建官惟唐命職允文允武克岐克嶷開國承家禮儀不忒皇
天無親誕生哲人柅衣問道好古日新如何不淑奄喪斯文前臨
叢薄後眺荒丘風搏素蓋日慘丹旒庶銘明德永播芳猷

碑拓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周文卷二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釋氏一

釋慧命

慧命俗姓郭太原晉陽人住河陽仙城山善光寺

詳玄賦

惟一實之淵曠、嗟萬相之繁雜、真俗異而體周、凡聖分而道合、承師友之遺訓、藉經論之傳芳、罄塵庸之小識、請興言于大方、何羣類之蠢蠢、處法界之茫茫、性窮幽而彌曉、理至寂而逾彰、既非空而非有、又若存而若亡、談祕密于慈氏、歎杳冥于伯陽、湛一虛而致極、總萬有曰爲綱、雖卽事而易迷、亦至近而難識、非名言之所顯、豈情智而能測、口欲辨而詞喪、心將緣而慮息、故雖一音隨類之能、三轉任機之力、莫不停八正于寂泊之門、輟四辨于恬惔之

域尋其體也。豁乎無際，眇乎無窮。源乎無始，極乎無終。解惑曰茲齊貫，染淨于此俱融。該空有而闡寂，括宇宙曰通同。論其用也，一而能多，靜而能亂。挺萬類之殊形，吐羣情之別觀。結五任之盤根，起十纏之羈絆。隨迷悟而通塞，逐昏明而集散。四流因之漂蕩，六道曰之悠漫。三賢十聖，曖曰聯絲。二智五眼，睚而輝煥。渾升沈而共壑，派違順曰分歧。體無非而不是，用無相而不爲。若純金不隔于環玢，等積水不憚于漣漪。故令名用諠雜，集起紛馳。事若萬軫殊轍，理則千輪共規。觀無礙于緣起，信難思于物性。猶寶殿之垂珠，若瑤臺之懸鏡。彼此異而相入，紅紫分而交映。法無定于心境，人靡隔于凡聖。物不滯于自他，事莫擁于邪正。何巨細之殊越，遂參互而容持。鄰虛含大千之界，剎那總三際之時。懼斯言之少信，借帝網曰除疑。蓋普眼而能囑，豈惑識曰知之。覲九會之玄文，覽萬聖之遺則。勝常啼于東市，慕善財于南國。歷多城而進解，訪眾

師而遣惑。始承命于文殊。終歸宗于妙德。雖游形于法界。未動足于祇園。歎一王之侶虐。嗟五熱之非隨。握手入和修之舍。彈指開阿逸之門。聞一音之常韻。觀極聖之恆存。三九于茲。絕聽二七自此。亡魂斯甚。深之境界。亦何易而詳論。悼稟識之多迷。慨羣生之少慧。保一異之四邪。執斷常之雙計。怖夢虎于長眠。翫空花于久翳。縈結纏而未解。任漂流而莫濟。背七覺而逾昏。染六慾而方滯。何理通而志隔。既法是而情非。忽鈴竈而獨往。久逃逝而忘歸。埋寶藏于窮舍。匿明珠于敝衣。抱一真而不識。縈萬惱曰歔歔。嗟余既已傷于悟晚。且又悲乎命局。藉五部之流耀。蒙四依之睠錄。涉講肆曰開恩。託禪林而遣慾。猴著鎖而停躁。蛇入筍而改曲。涉曠海曰戒舟。曉重幽曰慧燭。絕諍論于封想。息是非于妄情。創斂緣于有覺。終寂慮于無生。顯真宗之實相。達世用之虛名。道莫遺于始行。暗弗拒于初明。擬六賊其方潰。冀十軍之可平。昏雲聚而還

散心河濁而更清。性海無增減。行月有虧盈。疑兔足之致淺。懼鴻毛之見輕。爲山託于始簣。庶崑崙之可成。

廣弘明集二十九上

酬濟北戴先生達書

幽林沙門釋慧命。酬書濟北戴先生。夫一眞常湛。微妙于是同玄。萬聖乘機。違順目之殊迹。是目西關明道。東野談仁。雕朴改工。有無異軫。今若括此二門。原茲兩教。豈不歸宗三轉。會入五乘。藉淺之深。資權顯實。斯若池分四水。始則殊名。海控八河。終無別味。檀越幼挺奇才。夙懷茂緒。華辭卓世。雅致參玄。智涉五明。學兼三教。益矣能志。蹈顏生之逸軌。損之爲道。羣李氏之玄蹤。雖復六經該廣。百家繁富。聖賢異派。儒墨分流。或事曠而文殷。或言高而旨遠。莫不納如瓶受。說似河傾。明鏡匪疲。洪鐘任扣。子建挹目。奇文長卿。惠其高趣。故雖秦楚分墟。周梁改俗。白眉青蓋。龜玉之價勿踰。栖鳳臥龍。魚水之交莫異。加目識鑒。苦空志排塵俗。形雖廊廟。器

乃江湖是已。屬歎牽絲興。言世網。辭同應陸。調合張嚴。嗟朱火之
遲傳。愍清波之速逝。方應濯足從道。洗耳辭榮。九轉充虛。四禪排
疾。然後尋八正。已味一真。解十纏而遣三患。斯之德也。寧不至哉。
貧道識鏡難清。心塵易壅。定慙華水。戒非草繫。才作撤燭。學謝傳
燈。內有愧于德充。外無狎于人世。是已淹滯一丘。寓形蓬櫛。端居
千仞。託志筠松。測四序于風霜。候三旬于眺魄。至乃夜聞山鳥。仍
代九成。晝視遊魚。聊追二子。華戶敝矜。在原非病。朱門結駟。于我
如雲。所歎藤鼠易侵。樹猿難靜。勞想鷲頭。倦思雞足。至于林凋。秋
葉。曾無獨覺之明。谷響春鶯。終切寡聞之歎。忽來承問。曲見光譽。
幽氣若蘭。清音如玉。誠復溢目致歎。而實撫膺多愧。雖識謝天池。
未辨北溟之說。而事同泥井。慙聞東海之談。所冀伊人。于焉加我。
黃石匪遙。結期明旦。白駒可繫。用永終朝。善敬清猷。時因素札。言
不洗意。報此何伸。屬弘明集
二十七

釋慧曉

慧曉

釋子賦

咄哉失念，歟爾還覺。

續高僧傳二十一慧命

釋曇積

曇積

諫周太祖沙汰僧表

僧曇積白皇帝大檀越德握乾坤，心懸日月，照燭無私之道，卷舒不測之化，能威皁白，悲及僧尼，控引玄綱，示之出路，欲使清升練行，顯迹于明時，寡德沙門，恥還于表俗，爰降明詔，責其試莠，頒下諸州，問其課業，竊惟入道多端，諒非一揆，依相驗人有五理不足，何者？或有僧尼生年在寺，節儉自居，願行要心，不犯諸禁，燒香旋塔，頂禮殷勤，合掌低頭，忘寢日食，但受性愚鈍，于誦誦無緣，習學

至苦而不得下字。今量所告意，須文誦聰者，爲是重審試僧，不退
實行，爲是正意。偏望取曰明快，且實而不聰，行之本也。聰而不實，
智之相也。若用爲有業，是不求備于一人。若實爲非僧，便責知于
滿足。大覺智慧，不可思議，諸所爲法，天人頂受。況在凡夫，輒思改
易。羣聖自言種種神變于斯大法，不能加減。大人出世，識本知機，
朽妙多方。化人曰漸，眾生根行，各各不同。令聖說經，互差不一。內
外相通，亦無乖異。又如孔子，領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升堂入室，
莫過數人。自餘已外，豈容斥逐。今州郡縣，各有學生，德及顏回，詎
幾人也。可曰不及顏回，廢郡不立。可曰無德頑僧，竝令還俗。不及
顏回者，猶勝于野人。無德頑僧者，猶勝于外道。伏此二途，不足一
也。或有專歸樹下，擎錫持盂，望中而餐，正命自活，名聞頓捨，利養
無心，理觀除煩，遂闕文誦。論其入道，則內業有餘。究其文解，則
相功不足。何必聚眾京華，悉是德僧。孤拔林野，咸非行士。故果有

生熟不可目色相而啖人有出沒不可目形名而取敢自三思不足二也或有營經造像厲力積年修補伽藍憂勤累歲捨身濟物不目寒苦經心施藥與人不自飢貧易志但無聰力日誦不過一言旦夕栖栖日讀不盈數紙準其迴向則善不空施徵其發越則佛之真子今無辜退俗是枉濫行人直性頓非不足三也佛說僧是福田理難損抑雖可年未形凡而法服尊重豈容朝施暮奪自加撻毀愛惡無常豈責其得失于一人之上置不恆之式于十二神典慈不合聖心甚乖大趣上損慈悲下虧正化唯畏後世相傳愛誣僧之說不足四也今大周大國僧尼未幾寺舍列然有盈萬數只應招延二部溢滿其間動梵鳴鐘爲國行道方便窮其長短曲覓愆非歸放還民使棟梁空曠若他方異國遠近聞知疑謂求兵于僧眾之間取地于塔廟之下深誠可怪但頑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給民豈能富國深不頓除性由漸顯一切眾生其諸煩惱

若頓遺圓修，是滅佛法。匪直損身，魔必得便。何者？一向純善，精加供養，一向純惡，退令還俗。此言所見，深滅三寶。若麤細等看，魔難得便。何者？純善退，麤成眾，麤重之人，猶生物善。經文道理，莫問粗細之行，唯不還俗，終成佛子。進退三思，不足五也。貧道餘年賤質，寄命關右，欽化承恩，得存道業。是日呻吟策杖，送此丹誠，忤忤之愆，伏增戰越。敬白。

廣弘明集二十七一本在二十四 案文帝未嘗受禪今此題稱太祖文稱皇帝蓋明帝後追改

亡名

亡名，俗姓宋，南郡人。本名闕，殆事梁元帝。官爵未詳。梁亡出家，爲夏州三藏。宇文護迎還咸陽，不知所終。

荅宇文護書

辱告深具懷抱。寒暑異域，苦樂殊心。輒略常談，且陳事實。貧道稟質醜陋，恆嬰疾惱，因偃成恭。惟道是務，不習妻息。五十二年，自捨

俗緣十有五載，萬人歸國，皆停都邑，羸病一僧，獨流荒裔，無罪可罰，無能可使，百慮九思，是所未喻。

又列六不可十歎息書略結云

沙門持戒，心口相應，所列六條，若有一誑，生則蒼天厭之，死則鐵釘拔之，焯銅灌之，仰戴三光，行年六十，不欺閤室，況乃明世，且鄉國殄喪，宗戚衰亡，貧道何人，獨堪長久，誠得收迹巖中，攝心塵外，支養殘命，敦修慧業，此本志也，寄骸精舍，乞食王城，任力行道，隨緣化物，斯次願也，如其不爾，獨處巨壑，安能憤憤久住，閻浮地平。

續高僧傳九

寶人銘

法苑珠林作自誠

余十五而尚文，三十而重勢位，值京都喪亂，冠冕淪沒，知識零落，殆盡乃喟然歎曰：

續高僧傳有上六句法苑珠林無

夫呂迴天倒日之力，一旦艸

彫，岱山磐石之固，忽焉燼滅，定知世相無常，浮生虛僞，譬如朝露。

其停幾何大丈夫生當降魔死當倒虎如其不爾徒生何益不如
修禪定足曰養志誦讀經結高僧傳無定誦一字足曰自娛富貴名譽徒榮

人耳乃棄其簪弁剃其鬚髮衣衲杖錫聽講談玄戰國未盪安身
無地自厭形骸甚于桎梏思絕苦本莫知其津大乘經曰如說行
者乃名是聖不但口之所言小乘偈曰能行說爲正不行何所說
若說不能行不名爲智者所曰頽回好學勤改前非季路未修懼
閒後語功勞智擾役神傷命爲道日損何用多知誓欲枯木其形
死灰其慮降此患累曰求虛寂乃作絕學箴亦名息心贊擬夫周
廟其銘曰

法界內有如意寶人焉久緘其口銘其膺曰古之攝心人也誠之
哉誠之哉無多慮無多知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
一慮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勿謂何傷其苦悠長
勿言何畏其禍鼎沸滴水不停四海將盈纖塵不拂五岳將成防

末在本雖小不輕關爾七竅閉爾六情莫窺于色莫聽于聲聞聲者聾見色者盲一文一菽空中小蚊一伎一能日下孤燈英賢才菽是已愚癡捨棄濟樸耽溺淫麗識馬易奔心猿難制神既勞役形必損弊邪逕終迷修途永泥英賢才能是日惜憤誇拙羨巧其德不弘名厚行薄其高速崩塗舒翰卷其用不恆內懷慚伐外致怨憎或談于口或書于手邀人令譽亦孔之醜凡謂之吉聖曰之咎賞悅暫時悲憂長久畏影畏迹逾走逾劇端坐樹陰迹滅影沈厭生患老隨思隨造心想若滅生死長絕不死不生無相無名一道虛寂萬物齊平何勞何劣何重何輕何賤何辱何貴何榮澄天愧淨噉日慚明安夫岱岳固彼金城敬貽賢哲斯道利貞法苑珠林六十

一續高僧傳九亡名

釋慧善

慧善幼出家住揚都柵玄寺梁亡入周

散花論序略

舊述之體貴言約而理豐。余頗悉諸作。而今觀縷者。正由斯轍。罕人諳練。是曰觸義殷勤。逢文指掌。有詳略見者。想鑒茲焉。新高僧傳十慧善

釋僧勣

僧勣武帝時沙門住新州願果寺

難道論

勣曰世之濫述云老子尹喜西度化胡出家老子爲說經戒尹喜作佛敎化胡人又稱是鬼谷先生撰南山四皓注未善尋者莫不信從曰爲口實異哉此傳君子尚不可罔況貶大聖者乎今且陳此說非真人世差錯假託名字亦乃言不及義讎辱老子意者勝人達士不出此言將是無識異道誇競佛法假託鬼谷四皓之名附尹喜傳後作此異論用迷昏俗竊聞傳而不習夫子不許妄作者凶老君所戒此之巨患增長三塗宜應糾正救其此失然敎有

內外用生疑假人有賢聖多述本迹故班固漢書品人九等孔丘之徒爲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老之儔爲中上類例皆是賢何晏王弼云老未及聖此則賢聖天分優劣自顯故魏文之博悟也黃初三年下敕云告豫州刺史老聃賢人未宜先孔子不知魯郡爲孔子立廟成未漢桓帝不師聖法正曰嬖臣而事老子欲曰求福良足笑也此祠之興由桓帝武皇帝曰老子賢人不毀其屋朕亦曰此亭當路行來者輒往瞻視而樓屋傾頽儻能壓人故令修整昨過視之殊整頓恐小人謂此爲神妄往禱祝違犯常禁宜宣告吏民咸使知聞據斯曰言程露久矣世多愚人不尋前達故有此弊耳今攷據年月羣達誠言區別人世并內經外典竝對條例覽詳卷首邪正自顯

續高僧傳
三十僧勸

釋宗獻

宗獻

遺瓊法師書

莊公學業優奧，誠如宏選，理副諸望，用光于後，然其頭大足小，終無後成，恐其徒轍餘宗耳。

續高僧傳十一道莊

釋法上

法上，俗姓劉，朝歌人。高齊時，相州定國寺戒師，終于周。

荅高麗國丞相王高德問法教始末敘略

佛曰：姬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生，十九出家，三十成道。當穆王二十四年癸未之歲，穆王聞西方有化人出，便即西入，而竟不還。曰：此爲驗。四十九年，在世滅度已來，至今齊代武平十年丙申，凡經一千四百六十五年。後漢明帝永平十年，經法初來，魏晉相傳，至今流布。

續高僧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周文卷二十一終

全後周文卷二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釋氏二

釋道安

道安俗姓姚馮，胡城人。周武敕住中興寺。建德三年，普滅佛。道削迹潛遁，搜訪得之，位曰朝列不就。

二教論

歸宗顯本一

有東都逸俊童子問于西京通方先生曰：僕聞風流傾墜，六經所目緝修，誇尚滋彰，二篇所目述作，故擾柔弘潤于物，必濟曰儒，用之不匱于物，必通曰道。斯皆孔老之神功，可得而詳矣。近覽釋教文博義豐，觀其汲引，則恂恂善誘，要其旨趣，則聲聲慈良。然三教雖殊，勸善義一。塗迹誠異，理會則同。至于老嗟身患，孔歎逝川，固

欲後外旨致存身感往日知物化何異釋典之厭身無常之說哉
但拘滯之流未馳高觀不能齊天地于一指均是非乎一氣致今
談論之際每有不同此所謂匿摩尼于胎殼掩大明于重夜傷莫
二之溘風塞洞一之玄旨祈之彌劫奚可值哉敬請先生爲之開
闡通方先生曰予之問也激矣哉可謂窮辨未盡理也僕雖不敏
稽疑上國服膺靈章陶風下席今當爲子略陳其要夫萬化本于
無生而生生者無生三才兆于無始而始始者無始然則無生無
始物之性也有化有生人之聚也聚雖一體而形神兩異散雖質
別而心數弗亡故救形之教教稱爲外濟神之典典號爲內是曰
智度有內外兩經仁王辯內外二論方等明內外兩律百論言內
外二道若通論內外則該彼華夷若局命此方則可云儒釋釋教
爲內儒教爲外備彰聖典非爲誕謬詳覽叢籍尋討源流教惟有
二靈得有三何則昔玄古樸素墳典之誥未弘溘風稍離巨索之

文乃者故包論七典統括九流咸爲治國之謀竝是修身之儆故
疏文志曰

儒家之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于
六經之中留意于五德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其道
最高者也

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清虛曰自守卑弱曰自持此君人者南面
之術合于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是其所長也

陰陽家者流蓋出于羲和之官敬順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敬授民
時此其所長也

法家者流蓋出于理官信賞必罰曰輔禮制易曰先王曰明罰敕
法此其所長也

名家者流蓋出于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
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

墨家者流蓋出于清廟之官茅屋椽椽是曰貴儉養三老五更是曰兼愛選士大射是曰上賢宗祀嚴父是曰有鬼此其所長也縱橫家者流蓋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益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其所長也

雜家者流蓋出于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無不貫此其所長也

農家者流蓋出于農稷之官播五穀勸耕桑曰足衣食故人政一曰食二曰貨此其所長也若派而別之則應有教教若總而合之則同屬儒宗論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職談其籍也並皇家之一書子欲于一代之內令九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臣競辨豈不上傷皇極莫二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弊眞所謂巨蠹鴻猷眩曜朝野矣

佛教者窮理盡性之格言、出世入真之軌轍、論其文則部分十二語、其旨則四種悉擅、理妙域中、固非名號所及、化擅繫表、又非情智所尋、至于遺累落筌、陶神盡照、近超生死、遠證泥洹、播闢五乘、接羣機之深淺、該明六道、辯善惡之升沈、負期出世、而理無不周、運比王化、而事無不盡、能博能要、不質不文、自非天下之至慮、孰能與斯教哉、雖復儒道千家、墨農百氏、取捨驅馳、未及其度者也、唯釋氏之教、理富權實、有餘不了、稱之曰權、無餘了義、號之爲實、通云善誘、何成妙賞、子謂三教雖殊、勸善義一、余謂善有精麤、優劣宜異、精者超百化、而高升、麤者循九居、而安息、安可同年、而語其勝負哉、又云、教迹誠異、理會則同、爰引世訓、曰、符立教、此蓋悠悠之所味、未暨其本矣、教者何也、詮理之謂、理者何也、教之所詮、教若果異、理豈得同、理若必同、教豈得異、筌不期魚、蹄不爲兔、將爲名乎、理同安在、夫厚生情篤、身患之誠、遂與不悟、遷流逝川之

歎乃作、竝是方內之至談、諒非踰方之巨唱、何者、推色盡于極微、
老氏之所未辯、究心窮于生滅、宣尼又所未言、可謂瞻之侶、盡察
之末極者也、故涅槃經曰、分別色心有無量相、非諸聲聞緣覺所
知、且聲聞之與菩薩、俱越妄想之鄉、菩薩則惠兼九道、聲聞則獨
善一身、其猶露潤之方、玉壑微塵之比、須彌、況凡夫識想、何得齊
乎、故淨名曰、無日日光等彼螢火、若夫日齊而齊、不齊者未齊矣、
日齊而齊于齊者未齊焉、余聞善齊天下者、日不齊而齊天下者
也、何須夷嶽實淵、然後方平、續晷截鶴于焉、始等、此蓋狷夫之野
議、豈達士之貞觀、故諺曰、紫實味朱、狂斯濫哲、請廣其類、更曉子
懷、上至天子、下至庶人、莫不資色、心已成軀、稟陰陽日化體、不可
日色心是等、而便混日智愚、安得日陰陽義齊、則使同之貴賤、此
之不可、至理皎然、雖強齊之、其義安在、

儒道升降論

問曰先生涇渭孔釋清濁大懸與奎儒道取捨尤濫史遷六氏道家爲先班固九流儒宗爲上討其祖述竝可命家論其憲章未乖典式欲言俱非情謂未可傷其都是何宜去取荅曰塗軌乖順不可無歸朱紫之際久宜有在漢書十志竝是古則藝文五行豈今始有農爲治本史遷不言安毀縱橫官典俱漏故孟堅之撰今古廢其是子長之論曩見貶其非是日前漢書曰史遷序墳籍則先黃老後六經論遊俠則退處士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羞貧賤此其爲弊也後漢書曰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因語剛世本戰國策據楚漢春秋列時事上自皇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至于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爲功論義淺而不篤其論術學也則崇黃老而薄五經輕仁義而賤守節此其大弊傷道所過極形之咎也又晉書禮樂志曰世稱子長史記奇而不周奇謂博古

遠達不周謂弊于儒道。儒道既弊，聖教不興，何王莽之尙道廢儒，惑亂天下，變風毀俗，遂使魏晉爲之陵遲，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此皆國史實錄之文，奚獨可異校其得失，詳列典志，取捨升降，何預鄙懷。

問老子之教蓋修身治國絕棄貴尙論大道則爲三才之元辨上德則爲五事之本猶陶埴之成造譬橐籥之不窮先生何爲抑在儒下。答曰：余聞恬志大和者不務變常安時處順者不求反古。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唯藝文之盛易最優矣。吾子謂老與易何若。昔宓戲氏仰觀象于天俯察法于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文王重六爻孔子引十翼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故繫詞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易說曰：夫有形生于無形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

之始夫氣形質而未相離故曰渾混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修之不得故曰易也孝經說曰奇者陽節偶者陰基得陽而成合陰而居數相配偶乃爲道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謂之神此而追贖是賢于老也子謂仁由失德而興禮生忠信之薄安其所習毀所不見且大樂與天地同和典禮與天地同節豈在飾敬之年責報之歲哉然老氏之旨本救澆浪虛柔善下修身可矣不尙賢能于治何續既扶易之一謙更是儒之一派幸勿同放兼棄五德

君爲教主三

問敬尋哲製剖析離合云派而別之應有九教統而合之同一儒宗探求理例猶謂禾當何者名襍鄧應法參惺商墨出由胡農興野老斯皆製通賢達不可曰爲教首孔老聖歟可曰命教故九流之中唯論其二儒教道教豈不婉哉荅曰子之問也伯未通遠夫

帝王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此蓋王業之盛事也而左史記言右史
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百王同其風萬代齊其軌若有位無才
猶虧弘闡有才無位灼然全闕昔周公攝政七載乃制六官孔老
何人得爲教主孔雖聖達無位者也自衛迴輪始弘文軌正可修
述非爲教源柱史在朝本非諧贊出周入秦爲尹言道無聞諸侯
何況天子既是仙賢固宜雙缺道屬儒宗已彰前簡

問孔子問禮于老聃則師資之義存矣又論語孔子自稱曰吾述
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茲子曰孔聖而云老賢比類之義
義將焉在裴服乖中諒爲侮聖荅曰余既庸昧奚敢穿鑿廢智任
誠唯依謨典稽子云老子就滑子學九仙之術尋乎練餌斯或有
之至于聖也則不云學論語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
也依前漢書品孔子爲上上類皆是聖曰老氏爲中上流並是賢
又何晏王弼咸云老未及聖此皆典達所位僕能異乎孔子曰吾

無常師。問禮于老聃，斯其義也。有問農云：吾不如老農。又問圃云：吾不如老圃。入太廟，每事問。豈農圃守廟之人，而賢于孔丘乎？竊比遜詞，斯其類也。故知他評近實，自謙則虛。侮聖之談，恐還自累。問魯隱公者，蓋是讓國之賢君，而人表評爲下下。老子者，乃無爲之大聖，漢書品爲中上。故知班彪父子，詮度險巇，先生何乃引之爲證。荅曰：吾子近取杜預之談，遠忽春秋之意。隱公者，桓公之庶兄也。桓公幼小，攝行政事。及桓長大，歸政桓公，雖能歸政，不能無猜。譖毒于是縱橫，遂爲桓公所弑。旣不自全，陷弟不義，讓國之美，竟復何在。此而非下，孰有下乎。漢書之評，于是乎得。且孔子受命，遠號素王，未聞載籍稱老爲聖，言不關典。君子所慙。

問尙書云：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則狂。子云：聖也，則不關學，是何言歟。荅曰：孔語生知學言積習，向者論儒，未云釋也。上智下愚，本不隨化。中庸之類，乃順化遷。聖可爲狂，則非上智；狂可爲聖，復

非下愚善辨狂聖皆中庸也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此蓋中材之聖非上智也

詰驗形神四

問曰先生云救形之教教稱爲外敬尋雅論實爲未允易云知幾其神乎蓋得雷同七典皆爲形教釋辨濟神義將安在答曰書稱知遠遠極唐虞春秋屬詞詞盡王業至若禮樂之敬良詩易之溫潔皆明夫一身豈論三世固知教在于形方者未備洪祐示逸乎生表者存而未議易曰幾者動之微也能照其微非神如何此言神矣而未辨練神練神者閑情關照期神曠劫幽靈不亡積習成聖階十地而逾明邁九宅而高蹈此釋教所引也經曰濟神拔苦莫若修善六度攝生淨心非事故也

仙異涅槃五

問釋稱涅槃道言仙化釋云無生道稱不死具揆一也何可異乎

蒼曰：靈飛羽化者，或稱神丹之方，無疾輕強者，亦云餌服之功，哀哉！不知善積前成，生甄異氣，壽夭由因，修短在業，佛法曰有生爲空幻，故忘身曰濟物，道法曰固我爲真實，故服餌曰養生，生生不貴，存存何歎，縱使延期，不能無死，故莊周稱老子曰：古者謂之遁天之形，始曰爲其人，今則非人也，尙非遁天之仙，故有秦佚之弔死，扶風葬槐里，涅榮者，常恆清涼，無復生死，心不可曰智，知形不可曰像，測莫知所曰名，強謂之寂，其爲至也，亦曰極哉，縱其雙林息照，而靈智常存，體示閻維，而舍利恆在，雖復大椿遐壽，曰彭年爲殤，非想多劫，與無擇對戶，凡聖理懸，動寂天異，焉可同時而辨升降，吾子何爲抗餘燦于日月之下，而欲與曦和爭暉，至于猶也，何至甚乎。

道仙優劣六

問先生高談壽夭善積前生業果雖詳，芝丹仍略，且道家之極極

在長生呼吸太一吐故納新子欲劣之其可得乎答曰老氏之旨蓋虛無爲木柔弱爲用渾思天元恬高人世浩氣養和得失無變窮不謀通達不謀己此學者之所已詢仰餘流其道若存者也若乃練服金丹餐霞餌玉靈丹羽蛻屍解形化斯皆九乖老莊立言本理其致流漸非道之儔雖記奇者有之而言道者莫取昔漢武好方技道有樂大之妖光武信讖書致有桓譚之議書爲方技不入墳流人爲方士何關雅正吾子曷爲捨大而從小背理而趣誕乎。

孔老非佛七

問西域名佛此方云覺西言菩提此云爲道西云泥洹此言無爲西稱般若此緣智慧準此斯義則孔老是佛無爲大道先已有之答曰鄙俗不可言語大道者滯于形也曲士不可言辨宗極者拘于名也案孟子曰聖人爲先覺聖王之極靈過佛哉故譁經者曰

覺翻佛覺有三種、自覺覺他、及曰滿覺、孟軻一辨、豈具此三、菩提者、案大智度譯云、無上慧、然慧照靈通、義翻爲道、道名雖同、道義尤異、何者、若論儒宗、道名通于大小、論語曰、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若論釋典、道名通于邪正、經曰、九十有六、皆名道也、聽其名、則真僞莫分、驗其法、則邪正自辨、菩提大道、曰智度爲體、老氏之道、曰虛空爲狀、體用旣懸、固難影響、外典無爲、曰息事爲義、內經無爲、無三相之爲、名同實異、本不相侖、故知借此方之稱、翻彼域之宗、寄名談實、何疑之有、準如茲例、則孔老非佛、何曰明其然、昔商太宰問于孔丘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博聞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因用時、聖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人乎、孔子勸容有間曰、丘聞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

化而自行，蕩蕩于民，無能名焉。若老氏必聖，孔何不言。曰：此校之理當推佛。

釋異道流八

問後漢書云：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遺之宗。道書之流也。曰：此推之。則道教收佛，又佛經云：一切文字，悉是佛說，非外道書。而先生高位釋教，在儒道之表，將不自局而近誣聖乎。荅曰：吾子援引漢書而問，余亦還曰：漢書而荅。後漢西域傳曰：張騫之著天竺，惟云地多溼暑，班勇之列身毒，正言奉佛不殺，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記。余問之後，記也。其國則殷平中，土玉燭和氣，靈智之所降集，賢哲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還，數聞叔葉乎。不然，何經典之盛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大修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但神明之邪，且好仁惡殺，獨獎崇善，所曰

賢達君子多受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辨。莊周蝸角之論。未足已。槩其萬一。尋漢書之錄。兼而有徵。取其微義未譯。則云道書之流。談其神奇感驗。則言理絕天表。唯四藏賡博。二諦並陳。總論九道。則無非佛說。別明三乘。則儒道非流。此乃在我之明證。非吾子之清決乎。

服法非老九

問經云。釋迦成佛已有塵劫之數。或爲儒林之宗。或爲國師道士。固知佛道冥如符契。又清淨法行經云。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薩。彼稱孔丘。光淨菩薩。彼稱顏淵。摩訶迦葉。彼稱老子。先生辨異。佞若自私。荅曰。聖道虛寂。圓應無方。無方之應。迥彼羣品。器量有淺深。感通有厚薄。故合無像之像。像遍十方。無言之言。言充八極。應實塵沙。大略有二。八相感成。雙林現滅。斯其大也。權入六道。晦迹塵光。斯其小也。小則或畫卦。曰御時。播殖。曰利世。或修正。

言定亂或行禮言誠物或談無而傲榮或說有而重爵何爲老生
獨非一迹故須彌圓域經曰實應聲菩薩名曰伏犧實吉祥菩薩
名曰女媧但今之道士始自張陵乃是鬼道不關老子何言知之
李膺蜀記曰張陵避病瘥于三社之中得呪鬼之術書爲是遂解
使鬼法後爲大蛇所噉弟子妄述升天後漢書稱沛人張魯母有
妾色兼挾鬼道往來劉焉家益州刺史劉焉遂任魯言爲督義司
馬魯遂與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
漢使者魯既得漢中遂殺張修而并其眾焉于漢爲逆賊戴黃巾
服黃布揭魯字公旗初祖父陵順帝時客于蜀學道鶴鳴山中造
作符書言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世謂之米賊陵傳其
于衡衡傳于魯魯遂自號天師君其來學者初名鬼卒後號祭酒
祭酒各領部眾多者名曰治頭皆教言誠信不聽欺妄有病但令
首過而已諸祭酒各起義舍于同路同路懸亭置米肉言給行旅

食者量腹取足。過多則鬼能病人。犯法者先加三令。然後行刑。不置長吏。已祭酒爲治。民夷信向。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鎮夷中郎。將通其貢獻。自魯在漢。垂三十年。獻帝建安二十年。曹操征之。至陽平。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聽。率眾數萬。拒關固守。操破衛所。之魯。問陽平已陷。將稽顙歸降。關圃說曰。今日急往。其功爲輕。不如且依巴中。然後委質。功必多也。于是乃奔南山。左右欲悉焚寶貨倉庫。魯本欲歸命國家。其意未達。今日之走。已避鋒銳。非有惡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曰。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安之。魯卽與家屬出迎。拜鎮南將軍。封關中侯。而張角張魯等。本因鬼言。漢末黃衣當王。于是始服之。曹操受命。曰黃代赤。黃巾之賊。至是始平。自此已來。遂有茲弊。至宋武帝悉皆斷之。至寇謙之時。稍還有今。旣大道之世。風化宜同。小巫巾色。實宜改復。且老子大賢。絕棄貴尙。又是朝臣。服色靈異。古有專經之學。而無服象之殊。

黃巾布衣出自張魯國典明文豈虛也哉夫聖賢作訓弘裕溫柔鬼神嚴厲動爲寒暑老子誠味祭酒皆飲張製鬼服黃布則齊真偽皎然急緩可見自下略引張氏數條妄說用懲革未聞

或禁經止價

玄光論云道家諸經制雜凡意物迹邪險是故不傳但得金帛便與其經貧者造之至死不覩寶利無甚

逆莫過此又其方術穢濁不清乃有扣齒爲天鼓咽唾爲醴泉馬屎爲靈薪老鼠爲芝藥資此求道焉得乎

或妄稱真道

蜀記曰張陵入鶴鳴山自稱天師漢嘉平末爲蟒蛇所噬于衡奔出尋屍無所畏負清議之譏乃假設權

方曰表靈化之迹生糜鶴足置石崖頂到光和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米民之山嶽遂回妄傳販死利生逆莫過此

之甚也

或含氣釋罪

妄造黃書呪籙無端乃謂命門抱真人嬰兒迴龍虎戲備如黃書所說三五九夭雜地刺士女幽漫不

異禽獸用消爾

或挾道作亂

黃巾鼎道毒流漢室孫恩劫天下禍延皇晉破國害民惑亂天下

或章書代德

遷達七祖乞免擔沙橫道貨紙筆奏章太上戊辰之日上必不達不達太上則則生民枉死嗚呼哀哉

或畏鬼帶符

左佩太極章右佩昆吾劍指日則停暉凝鬼千里血若受黃書赤章印是靈仙

或制民輸課

蜀記曰受其道者輸米肉布絹器物
紙筆鶴席五紙後生取蜀增位米民

或解除墓門

左道餘氣墓門解除春秋二分祭竈祠社冬夏兩至
祀祠同俗先受治錄兵符祀契皆言軍將使兵都無

敬誠
之儀

或苦妄度厄

塗炭齋者專起張魯驢輾泥中黃土塗面摘頭懸撓
挺值使熟至義熙初王公期省去打拍吳陸修靜猶

泥額反縛頭而已資
此度厄何疑之甚

或夢中作罪

夢見先亡輒云變怪召食
鬼神軍將使兵奏章斷之

或輕作兇佞

造黃神越章用持殺鬼又造赤章用持殺人
服說世情不計殃罪陰謀懷嫉兇邪之甚

斯皆三張之鬼法豈老子之懷乎自于上代爰至符姚皆呼眾僧

曰爲道士至寇謙之始竊道士之號私易祭酒之名曹簡姚書略

可詳究然法行經者無有人穢雖入疑科未傷弘旨摩訶迦葉釋

弟子稟道闡猷詎希方駕三張符籙詭託老言据採譎詞曰相扶

助復引實談證其虛說嗚呼可歎幸深察焉

問敬尋道家厥品有三一者老子無爲二者神仙飢服三者符籙

禁厭就其章式大有精麗。麗者厭人殺鬼。精者練屍延壽。更有青
籙受須金帛。王侯受之則延年益祚。庶人受之則輕健少疾。君何
不論唯貶鄙者。荅曰。予之所言。何其陋矣。唯王者興作。非詐力所
致。必有靈命。已應天人。至于符璣。不無階降。上則河圖洛書。次則
龜龍麟鳳。此是帝王之符籙也。今大周馭宇。應厭受圖。出震爲神。
電軒流景。上宣衢室。下闢靈臺。列彼三光。搖茲二柄。而德侔終古。
動植效靈。仁竝二儀。幽明薦祉。故真容表相。不假尋于具茨。澄照
淵猷。無惑求于象罔。半籠語默。彈壓名言。超絕有無。迴踰彼此。芻
狗萬機。不可謂之爲有。孝慈兆庶。不可謂之爲無。四海一家。不可
謂之爲彼。九州遠矚。不可謂之爲此。故遊之者莫測其淺深。蹈之
者未窮其厚薄。加已三足九尾。赤雀綠龜。嘉瑞相尋。不時而至。茲
乃大道弘仁。光盈四表。慶靈總萃。厚祚無疆。豈聖德之清盥。天朝
之多士。倘信鬼籙之談。猶傳巫覡之說者哉。昔神賜毓田。若始求

田之義民供趙雀山初受爵之徵此皆委巷鄙言子從所不許也
然皇帝之號尊極天人之義王者之名大盡霸功之業當受命神
宗廓風化于寰宇封禪山岳報成功于天地不見鬼言預經綸之
始曾無詭說達致遠之宗徒訛惑生民敗傷王教真俗擾亂歸正
無從唯孔子貴知命伯陽去奇尙奚取鬼符望致其壽若言受之
必益今佩符道士悉可長年無繇生民竝應短壽事既不微何道
之有

明典眞僞十

問老經五千最爲淺略上清三洞乃是幽深且靈寶尊經天文玉
字超九流越百氏儒統道家豈及此乎荅曰老子道經朴素可崇
莊生內篇宗師可領暨茲已外製自凡情黃庭元陽採撮法華旨
道換佛改用尤拙靈寶創自張陵吳赤烏之年始出上清肇自葛
玄宋齊之間乃行尋聖人設教本爲招勸天文大字何所詮談始

自古文大小兩篆，曰例求之，都不相伯。陽平鬼書，于是乎驗。晉元康中，鮑靖造三皇經，被誅。事在晉史。後人諱之，改爲三洞。其名雖變，厥體尙存。猶明三皇，曰爲宗極。斯皆語出凡心，實知非教，不關聖口。豈是典經，而張葛之徒，皆襍符禁，化俗怪誕，違爽無爲，哀哉！吁！何乃指蟲迹，欲比蒼文，曰毒乳而方甘露乎。

問道經幽簡，本接利人。佛經顯博，源拔鈍士。窮理微事，皎然可見。答曰：釋典汪汪，幽顯竝蘊。玄章浩浩，廣略俱通。大智度曰：爲利人略說，爲解義故，爲利人廣說，爲誦持故。爲鈍人略說，爲誦持故，爲鈍人廣說，爲解義故。如般若一座，敷玄鷲嶽，及其皆益，乃數十周。智典旣然，餘經皆爾。通言博在其鈍，何誣之甚。香城金簡，龍宮玉牒。天上人間，經典何量。八音部表，其數無邊。十二該之，罄無不盡。可謂詩篇三百，蔽者一言。曰：此例之廣略可見，詳其道經三十六部。廣則定廣，無略可收。卽是鈍鈍，何利之有。廣而可略，則非定廣。

略而可廣，則非定略釋典之深，于是乎在。

教指通局十一

問：姬孔立教，可曰安上治民，移風易俗。老莊談玄，可曰歸滄反素。鳥尚無爲，爲化足矣。何假胡經，又簪抽髮削，毀容易姓，可曰化彼強夷，不可施之中夏。其猶車可陸運，不可汎流，船可水行，不宜陸載。佛經怪誕，大而無徵，怖曰地獄，則使怯者寒心；誘曰天堂，則令愚者虛企。豎說塵劫，尚云不遙；傍談沙界，猶言未遠。或說貧由慳，至富藉施來；貴因恭恪，賤興侮慢。慈仁不殺，則壽命延長；殘掠漁獵，則年算減天。尋討云云，難相符允。竊見好施不害，貧而早終；慳貪多殺，富而長壽。禪戒苦節，嬰罹疾患；坑殘至廣，封賞始隆。信謂苦惱由惑而生，爵祿因殺而得。其猶種角生葦，母子乖張；牛毛生蒲，因果不類。雖言業報，無曰慚心。徒說將來，何殊繫影。未若陶甄粟于自然，森羅均于獨化。忽焉自有，悅爾而無。吉凶任運，離合非

我人死神滅其猶若蠶膏明俱盡知何所至胡勞步驟于空談之際馳騁于無驗之中荅曰異哉子之所陳何其鄙也果曰拘纏窻井封守一方故耳孟子曰人之所知未若人之所不知信矣吾當告子古之明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所曰方內階漸猶未可頓者也至于鉤七順時禁四民之暴三驅之禮顯王迹之仁可謂美矣未盡善也尋先王制作局云寰宇天分十二野極流沙地列九州西窮黑水談遺過去辨略未來事盡一生未論三世豈聖達之不知信嘉祿之未構釋迦發窮源之真唱演大哀之洪慈上極聖人下及蛄蟻等行不殺仁人之至也若乃道包真俗義冠精靈移仁壽于菩提從教義于權實使宗虛者悟空空之旨存有者進戒定之權于是慧光遐照莊王因覩夜明靈液方津明帝曰之神夢良謂遂通資感悟涉藉緣運值百齡齊均萬劫于是秦景西使而摩騰東逝道揚皇漢之朝訓敷永平之祀物無

燿螢人斯草偃始知放華猶昏而文宣未旭者也吾子初云其同
而未識其異故知始之所同者非同末之所異者非異何則修滄
道者務在反俗俗既可反道則可滄反俗之謨莫先剃落而削髮
毀容事存高素辭親革愛趣聖之方祛嗜欲于始心忘形骸于終
果何奪戀乎三界豈畱運于六道泰伯文身斷髮匪是西夷范蠡
易姓改名寧非東夏近讓千乘論語稱其至德遠辭九德寧羅氏
族之拘故阿含經曰囚姓出家同一釋種莊子舟車之喻譬曰古
今猶禮有損益樂有相沿吾子何爲濫云國土唯聖化無方不曰
人天乖應妙化無外豈曰華戎阻情是已一音演唱萬品齊悟豈
曰夷夏而爲隔哉維摩經曰佛曰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
夫纖介之惡歷劫不亡毫釐之善永爲身用但禍福相乘不無倚
伏得失相襲輕重冥傳福成則天堂自至罪積則地獄斯臻此乃
必然之數無所容疑若造善于幽得報于顯世謂陰德人咸信矣

造惡于顯得報于幽斯理盡然。蓋不信也。易曰：積善必有餘慶。積惡必有餘殃。而商臣肆惡，乃獲長壽。顏子庶幾，而致早終。伯牛含冲和而納疾，盜跖抱凶悖而輕疆。斯皆善惡無徵，生茲網惑。若無釋教，則此塗永躓矣。經曰：業有三報。一者現報，二者生報，三者後報。現報者，善惡始于此身，苦樂卽此身受。生報者，次身便受。後報者，或二生或三生，百千萬生，然後乃受之。無主必由于心。心無定司，必感于事。緣有疆弱，故報有遲速。故經曰：譬如負債，強者先牽。此因果之賞罰。三報之引趣，自非通才達識，罕得其門。世或有積善而得殃，或有凶邪而致慶。此皆現業未熟，而前報已應。故曰：禍祥遇禍，妖孽享福。疑侶之嫌，于是乎在。斯則顏子短壽，運鍾在昔。今之積德，列在方將。盜跖長年，酬于往善。今之肆惡，衰在未來。

案此下有脫文。注曰：楚穆王字商臣，楚成王之太子。世有殺父之愆，諡之爲穆。名實之差，起于此矣。此皆生後一報，非現報也。故經曰：雜業

故雜受如歌利王之別辟毘現被霹靂末利夫人供養須菩提見
爲王后若斯之流皆現報也子云多殘爲富貴之因持戒爲患疾
之本經有成道可得而言矣或有惡緣發善業多殺而致爵或有
善緣發惡業多禪戒而獲病病從惡業而招豈修善而得貴從善
業而興非坑殘所感故論曰是緣不定非受不定受定者言因不
可變也其猶種稻得稻必不生麥麥雖不生不可陸種地爲緣也
稻卽因矣然陰果浩博諒難詳究依經誠言略標二種一者生業
二者受業俱行十善同人身生業也貧富貴賤聰鈍短長受業也
故施獲大富慳致貧窮忍得端正嗔招醜陋相當因果也唯業報
理微通人尙昧思不能及邪見是興或說人死神滅更無來生或
云聚散莫窮心神無間或言吉凶苦樂皆天所爲或計諸法自然
不由因得果曰禍福之數較謝于六府苦樂之報迭代而行遂使
遇之者非其所對乃謂名教之書無宗于上善惡報應無徵于下

若能覽三報曰觀窮通之分則尼父不荅仲由斷可知矣是故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際而神不化曰不化乘其變無窮又臚博之葬曰骨肉歸乎地神氣無不之釋典曰識神無形假乘四蛇形無常主神無常家斯皆神馳六道之明證形盡一生之朗說未能信經希詳軒昊因茲而觀佛經所曰越六典絕九流者豈不曰說神達要陶鑄靈府窮源盡化水鏡無垠者矣

依法除疑第十二

于是童子愀然而怒曰僕聞釋典冲深非名教所議玄風悠遊豈器象所該故染漬風流者脫形桎于始心妍理窮味者蕩心塵于終慮抗志與夷皓齊蹤潔己與嚴鄭等迹忽榮譽去嗜欲然釋訓稍陵競爲奢侈上滅父母之資下損妻孥之分齋會盡肴膳之甘塔寺極莊嚴之美罄私家之年儲費軍國之資實然諸沙門秀異者寡受茲重惠未能報德或墾植田圃與農夫等流或估貨求財

與商民爭利、或交託貴勝、已自矜豪、或占筭吉凶、徇于名譽、遂使
澄源漸濁、流浪轉汙、僕所曰致怪、良在于斯、觀欲親心佛法、讚仰
餘風、觀此悵然、洗心無託、先生憮然而笑曰、余聞鱗介之物、不達
泉壤之事、毛羽之族、豈識流瀆之形、類異區分、固其宜耳、惟十性
淵博、含生等有二諦、該深物我斯貫、辨有也、則九道森然、談空也
則萬像斯寂、故般若曰、色卽薩婆若、薩婆若卽色、然色是無知之
頭質、薩婆若諸佛之靈照、論有居然無別、言無一而莫異、極矣哉、
老氏之虛無、乃有外而張義、釋師之法性、乃卽色而遊玄、遊玄不
礙于器象、何緣假之可除、卽色而冥乎法性、則境智而俱寂、般若
曰、不壞假名而說法實相、維摩曰、但除其病而不除法、信哉、此道
孰可逮乎、故能拯溺俗于沈流、拔幽根于重劫、遠開三乘之精、廣
闡天人之路、夫大士建行、曰檀度爲先、標牘宗極、曰塔寺爲首、施
而有報、匪成虛費、惠而有德、豈曰空爲、且精微稍薄、華侈漸興、失

在物懷何關聖慮故崇軒玉璽非堯舜之心翠居麗食豈釋迦之意今大周馭宇滄風遐被震道綱于六合布德網于八荒川無扣浪之夫谷無含歎之士四民咸安其業百官各盡其分嘉穀秀于中田倉庫積而成朽方將擊壤曰頌太平鼓腹而觀盛化吾子何拘妄慮窮極古人歎曰才之爲難信矣孔門三千並海內翹秀簡充四科數不盈十其中伯牛惡疾回也六極商也慳怯賜也貨殖求也聚斂由也凶頑而舉世推戴爲人倫之宗欽尙高軌爲搢紳之表百代慕其遺風千載仰其景行至于沙門苦相皎節蓋髮膚微嗣世人之所重而沙門遺之如脫屣名位財色有情之所滯而沙門視之如秕糠斯乃忍人所不能忍去人所不能去可謂超世之津梁弘道之勝趣也錄其脫俗之誠足消四事探其高尚之迹可報四恩況優于此者乎夫崑山多玉尙有礫沙浮水豐金窟無土石沙門之中禪禁實多不無五三戒于戒律正可曰道廢人不

應已入廢道子何覩此遂替釋教故經曰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識不可見紂跖之蹤而忽堯孔之軌覽調達之迹而忘妙德之風今當爲子撮言其致三乘俱山山生死而幽駕大有淺深九流咸明宇內冲躡靈無總別備經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既云德本道高仁義之迹教之由生豈以典因之旨弘然則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孝慈爲總子何惑焉儒之爲統子何疑焉于是童子莞然而悅曰夫柏梁之構興乃知茆茨之仄陋仰日月之彌高何上陵之可窄覩真筌之遠廓覺世訓之爲近尋二經之實談悟三張之詭妄佛生西域形儀罔覩教流東土得聽餘音然神蹤曠遠理乖稱謂因果寂遠信絕名言今日淺懷得聞高論銷疑散滯渙若春冰始知釋典茫茫該羅二諦儒宗略略總括九流信佞常談無得而稱者矣僕誠不敏謹承嘉誨廣弘明集八

訓門人遺誠九章

敬謝諸弟子等。夫出家爲道，至重至難，不可自輕，不可自易。所爲重者，荷道佩德，榮仁負義，奉持淨戒，死而後已。所爲難者，絕世離俗，永割親愛，迴情易性，不同于眾。行人所不能行，割人所不能割，忍苦受辱，捐棄軀命，謂之難者，名曰道人。道人者，導人也。填高僧傳作行道人行必可履，言必可法，被服出家，勳爲法則，不貪不諂，不譏不匿。學問高遠，志在玄默，是爲名稱。參位三尊，出賢入聖，滌除精魂，故得君王不望其報，父母不望其力。普天之人，莫不歸攝，捐妻減養，供奉衣食，屈身俯仰，不辭勞恨者，曰其志行清潔，通于神明，愷怕虛白，可奇可貴。自獲荒流，道法遂替，新學之人，未體法則，棄正著邪，忘其真實，曰小黠爲智，曰小恭爲足，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退自推觀，良亦可悲。計今出家，或有年歲，經業未通，文字不決，徒喪一世，無所成名。如此之事，不可深思，無常之限，非旦卽夕，三塗苦痛，無強無弱，師徒義深，故曰申示有情之流，可爲永誠。

其一曰、卿已出家、永違所生、剃髮毀容、法服加形、辭親之日、上下涕零、割愛崇道、意凌太清、當遵此志、經道修明、如何無心、故存色聲、悠悠竟日、經業不成、德行日損、穢積遂盈、師友慚恥、凡俗所輕、如是出家、徒自辱名、今故誨勵、宜當專精、

其二曰、卿已出家、棄俗辭君、應自誨勵、志果清雲、財色不顧、與世不羣、金玉不貴、惟道爲珍、約已守節、甘苦樂貧、進德自度、又能度人、如何改操、趨走風塵、坐不暖席、馳務東西、劇如徭役、縣官所牽、經道不通、戒德不全、朋友嗤弄、同學棄捐、如是出家、徒喪天年、今故誨勵、宜各自憐、

其三曰、卿已出家、永辭宗族、無親無疏、清淨無欲、吉則不歡、凶則不哭、超然縱容、豁然離俗、志存玄妙、軌真守樸、得度廣濟、普蒙福祿、如何無心、仍著染觸、空諍長短、銖兩斗斛、與世諍利、何異童僕、經道不明、德行不足、如是出家、徒自毀辱、今故誨示、宜自洗沐、

其四曰卿已出家號曰道人父母不敬君帝不臣普天同奉事之如神稽首致敬不計富貧尙其清修自利利人減割之重一米七斤如何怠慢不能報恩倚縱遊逸身意虛煩無戒食施死入泰山燒鐵爲食融銅灌咽如斯之痛法句所陳今故誨約宜自改新

其五曰卿已出家號曰息心穢襪不著唯道是依志參清潔如玉如水當修經戒已濟精神眾生蒙祐并度所親如何無心隨俗浮沈縱其四大恣其五根道德遂淺世事更深如是出家與世同塵今故誨約幸自開神

其六曰卿已出家捐世形軀當務竭情泥洹合符如何擾動不樂閑居經道損耗世事有餘清白不履反入泥塗過影之命或在須臾地獄之痛難可具書今故戒勵宜崇典謨

其七曰卿已出家不可自寬形雖鄙陋使行可觀衣服雖粗坐起令端飲食雖疏出言可餐夏則忍熱冬則忍寒能自守節不飲盜

泉不肖之供足不妄前久處利室如臨至尊學雖不多可齊上賢如是出家足報二親宗族知識一切蒙恩今故戒汝宜各自敦

其八曰卿已出家性有昏明學無多少要在修精上士坐禪中士誦經下士堪能塔寺經營豈可終日一無所成立身無聞可爲徒生今故誨汝宜自端情

其九曰卿已出家永違二親道法革性俗服離身辭親之日乍悲乍欣邈爾絕俗超故埃塵當修經道制已履真如何無心更染俗因經道已薄行無毛分言非可貴德非可珍師友致累恚恨日殷如是出家損法辱身思之念之好自將身

法苑珠林卷六十一梁高僧傳續高僧傳三十一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廣國王毓藻校刊

全後周文卷二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釋氏三

衛元嵩

元嵩俗姓衛河東人梁末出家居成都野安寺周平蜀入關師
事亡名天和二年上書賜爵蜀郡公後竟廢佛還俗有元包數
五卷

上書請造平延大寺

唐虞無佛圖而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
國則會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爲本安樂爲生終不苦役黎民虔
恭泥木損傷有識陰益無情今大周啟運遠慕唐虞之化無浮圖
曰治國而國得安齊梁之時有寺舍曰化民而民不立者未合道
也若言民壞不由寺舍國治豈在浮圖但教民心合道耳民合道

則國安道滋民則治立是呂齊梁竟像法而起九級蓮雲唐虞憂
庶人而累土堦接地然齊梁非無功于寺舍而祚不延唐虞豈有
業于浮圖而治得久而大周啟運繼麻膺圖總六合在一心齊日
月而雙照養四生如厚地覆萬姓同玄天實三皇之中興嗟兆民
之始遇成五帝之新立慶黎庶之逢時豈不慕唐虞之勝風遺齊
梁之末法嵩請造平延大寺容貯四海萬姓不勸立曲見伽藍偏
安二乘五部大平延寺者無選道俗罔擇親疏曰城隍爲寺塔卽
周主是如來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爲聖眾推合德作三綱尊者
老爲上座選仁智充執事求勇略作法師行十善曰伏未盪示無
貪曰斷偷劫是則六合無怨紂之聲八荒有歌周之詠飛沈安其

巢穴水陸任其長生

廣弘明
集七

請有德貧人免丁輸課無行富僧輸課免丁輸課免丁則諸僧必
望停課爭斷慳貧人免丁眾人必望免丁競修忠孝此則興佛

法而安國家實非滅三寶而危百姓也有十五條總是事意勸行
平等非滅佛法勸不平等是滅佛法勸行大乘勸念貧窮勸捨慳
貪勸人發露勸益國民勸僚爲民勸人和合勸恩愛會勸立市利
勸行敬養勸寺無軍人勸立無貪三藏勸少立三藏勸僧訓僧勸
敬大乘戒上列事條反則滅法順則興道并陳表狀及佛道二論
立主客論小大廣弘明集七 案此一段乃約文下又約文云嵩
兩周祖踐行其事故我事帝不事佛道立詞煩廣三十餘紙大
略曰慈救爲先彈僧奢泰不崇法度無言毀佛有叶真道也

三易異同論

夫尙質則人淳人淳則俗樸樸之失其弊也愆愆則變之曰文尙
文則人和人和則俗順順之失其弊也諂諂則變之曰質質曰變
文文曰變質亦猶寬曰濟猛猛曰濟寬此聖人之用心也豈苟相
反背而妄有述作焉元句注

任道林

道林一作道琳同州法師

修述鄴宮新殿廢佛詔對事

周建德六年十一月四日上臨鄴宮新殿內史宇文昂上士李德林收上書人表于時任道林曰表上之上士覽表曰君二教也聖主機辯特難酬荅可思審之對曰主人鋒辯名流十方林亦早聞矣正目聞辯故來得辯無爽云云乃引入上階御座西立詔曰卿既上事助匡治政朕甚嘉尙可條別目申勿廣詞費林乃上安撫齊餘省減賦役事帝備納之奏曰林原誓弘佛道向且專論俗政似欲諂附宮父其實天心護法自釋氏弘訓權應無方智力高奇廣宣正法救茲五濁特拔三有人中天上六道四生莫不皈依迴向受其開悟自漢至今踰五百載王公卿士遵奉傳通及至大周願令廢絕陛下治襲前王化承後帝何容偏于佛教獨不師古如其非善先賢久滅如言有益陛下可行廢佛之義臣所未曉詔曰

佛生西域寄傳東夏原其風教殊乖中國漢魏晉世佻有若無五胡亂治風化方盛朕非五胡心無敬事既非正教所曰廢之奏曰佛敎東傳時過七代劉淵篡晉元非中夏曰非正朔稱爲五胡其漢魏晉世佛化已弘宋趙苻燕久習崇盛陛下恥同五胡盛修佛法請如漢魏不絕其宗詔曰佛義雖廣朕亦嘗覽言多虛大語好浮奢罪則喜推過去無福則指未來事者無微行之多惑論其勸善未殊古禮斫其斷惡何異俗律管嘗爲廢所曰哲學決知非益所曰除之奏曰理深語大非近情所測時遠事深靈小機欲辨豈曰一世之局見而拒久遠之通議方迷忽悟不亦過乎是曰佛理極于法界教體通于外內談行自他俱益辨果常樂無爲樹德恩隆天地受道廣利無邊見奇則神通自在布化則萬國同歸救度則怨親等濟慈愛則有識無傷戒除外惡定止內心非慧照古今智窮萬物若家家行此則民無不治國國行此則兵戈無用今雖

不行何處求益。因重奏曰：臣聞孝者至天之道，順者極地之養。所
曰通神明，光四海，百行之本。孰先此孝？答：世道將傾，魏室崩壞，太
祖奮威，補天夷難，創啟王業。陛下因斯鴻緒，遂登皇極。君臨四海，
德加天下，追惟莫大。終身無報，何有信己？心智執固，自解倚恃，爪
牙任從，王力殘壞。太祖所立寺廟，毀破太祖所事靈像，休廢太祖
所奉法教，邊落太祖所做師尊。且父母牀几，尙不敢損虧。況父之
親事，輒能輕壞。國祚延促，弗由于佛。政治興毀，何關于法。豈信一
時之慮，招萬世之譏。愚臣冒死，特爲不可。詔曰：孝道之義，寧非至
極。若專守執，惟利一身，是使大智權方，反常合道。湯武伐主，仁智
不非。尾生守信，禍至身滅。事若有益，假違要行，儻非合理。雖順必
虧，不可護己一名。合四海懷感，外乖太祖，內潤黔元。合沙門還俗，
省侍父母，成天下之孝。各各自活，不惱他人。使率土獲利，捨戎從
夏。六合同一，卽是揚名萬代。曰：顯太祖卽孝之終也。何得言非。奏

曰若言壞佛有益毀僧益民管太祖康日玄鑒萬理智括千途必
佛法損化卽尋除蕩蓋背積年奉敬興遍天下又佛法存日損處
是何自破已來成何利潤若實無益蓋非不孝詔曰法興有時道
亦難準制由上行王者作則縱有小利尙須休廢况佛無益理不
可容何者敬事無徵招感無效自救無聊何能益國自廢已來民
役稍希租調年增兵師日盛東平齊國西之妖戎圍安民樂豈非
有益若事有益太祖存日屢嘗計齊何不見獲朕壞佛法若是違
害亦可亡身既平東夏明知有益廢之合理義無更與奏曰自國
立政唯費于道制化養民蓋高于德止見道消國喪未有兵強祚
久是日虐紂恃眾禍傾帝業周武修德福集皇基夫差驕戰遂至
滅身句踐日道危而更安日此論之何闕壞佛退僧方平東夏直
是毀佛當此託定之時偶然斯會妄謂壞法有益若爾湯武有夏
文王滅崇武王誅紂秦并天下赤漢滅項此等諸君豈由壞佛自

後交論譏毀人法或曰抗禮君親或謂妄稱佛性或譏辯析色心或重見作非業或指身本陰陽林皆隨難消解帝雖構難重疊三番五番窮理盡性林則無疑不遣有難斯通帝曰卿言業不乖理凡有入聖之期性非業外道有通凡之趣此則道無不在凡聖該通是則教無孔釋虛崇如是之言形通道俗徒加剝翦之飾是知帝王卽是如來宜停丈六王公卽是菩薩省事文殊耆年可爲上座不用賓頭仁惠眞爲檀度豈假棄國和平第一精僧宜勞布薩貝謹卽成木叉何必受戒儉約實是少欲無假頭陀蔬食至好長齋豈煩斷穀放生妙同無我何藉解空忘功全過大乘靈希般若文武直是一智不觀空有權謀終成巧便豈待變化加官眞爲授記無謝證果爵祿交獲天堂何待上界罰戮見感地獄不指泥犁曰民爲子可爲大慈四海爲家卽同法界治政曰理何異匡救安樂百姓靈殊拔苦翦罰殘害理是降魔君臨天下眞成得道注江

何殊于淨土濟濟明豈謝于迦維。卿懷異見妄生偏執卽事而言何處非道。奏曰伏承聖旨義博言深融道混俗移專散執乃令觸處乘真有情俱道物我咸適于徒齊一美則美矣愚臣尙疑若使至道唯一則無二可融若理恆外內則自可常別若一而非一則半是半非二而無二則乍道乍俗是則縑素錯亂儒釋失序外內交雜上下參倫何直遠沈清化亦是近惑氓俗是已陰陽同氣生殺恆殊天地齊形高卑當異不可已其俱形而使地動天靜或者見其並氣而令陰生陽殺卽事永無此理虛言難可成用所已形齊氣一可得言同生殺高卑義無不別故使同而不同一而不一道俗之理有齊無與無爲自別又若王名雖一凡聖天殊形事微同寬狹全異是故儒釋與無始俱興道俗共天地同化若欲泯之爲一正可引道廢俗如其俱益于世則兩理幽顯齊明今則興一廢一直成不可詔曰卿言道俗天殊全乖內外亦可道應自道無預

于俗釋應自釋莫依儒生道若唯道道何所利佛若獨佛化有何
功故道俗相資儒釋更顯卿不因朕言卿欲何論是旨內外抑揚
廢興彼此今國法不行王法所斷廢興在數常理無違義無常興
廢有何咎奏曰仰承聖旨如披雲覩日伏聽敕訓實如聖說道不
自道非俗不顯佛不自佛唯王能興是旨釋教東傳時經五百弘
通法化要依王力是知道藉人弘神由物感佛之成毀功歸聖旨
道有興廢義無恆久法有隱顯理難常存比來已廢義無卽行休
斷既久興期次及興廢更迭理自應機竝從世運不亦宜乎詔曰
帝王之法善決取捨明斷去就審鑒同異妙察非常朕于釋教旨
潛思于府內校量于今古驗之旨行事算之旨得失理非常而不
要文高奇而無用非無端而棄廢何愛憎于儒釋奏曰弘法之本
必留心于達人通化之管要存志于正道勿見忤己旨惡者懷之
旨疏隔容己旨美者歡心旨親近是則自惑于所見自亂于所聞

不可數聞有傷正之言遂便信納從唱而和乘生是非尋討愆短日褻憎薄是則曰偽移真眾聲惑志故令當疏者更進之當親者更遠之遂使談論偏駁取捨專非斯乃害真之禍患喪懷之妖累于是帝不荅乃更開異途曰發論端問曰朕聞君子舉厝必合于禮明哲動止要應于機比頻賜卿食言不飲酒食肉且酒是和神之藥肉是充飢之膳古今同味卿何獨鄙若身居喪服禮制不食卽如今賜自可得食可食不食豈非過邪奏曰貪財喜色貞夫所鄙好膳嗜美廉士所惡割情從道前賢所歎抑慾崇德往哲同嗟況肉由殺命酒能亂神不食是理寧可爲非詔曰肉由害命斷之且然酒不損生何爲頓制若使無損計罪無過言非飲漿食飯亦應得罪而實不爾酒何偏斷奏曰結戒隨事得罪據心肉體因害食之卽罪酒性非損過由樂神餘處生過過生由酒斷酒卽除過所引遮制不同非謂酒體是罪詔曰罪有遮性酒體生罪今有耐

酒之人能飲不醉，又不弊神，亦不生罪。此人飲酒，應不得罪。斯則能飲無過，不能招咎。何闕斷酒？曰：成戒善，可謂能飲耐酒。常名持戒，少飲卽醉，是大罪人。奏曰：制過防非，本爲生善。戒是正善，身口無違，緣中止息，遮性兩斷。乃名戒善。今耐酒之人，既不亂神，未破餘戒，實理非罪。正曰：飲生罪酒，外違遮教，緣中生犯，仍名有罪。曰：乖不飲，猶非持戒。詔曰：大士懷道，要由妙解。至人高遠，畧其不執。融心與法，性齊寬肆。意共虛空，同量萬物。無不是善，美惡何有非道？是則居酒臥肉之中，靈能有罪，帶婦懷兒而遊，豈言生過？故使太子曰：取婦得道。周陀曰：捨妻沈淪淨名。曰：處俗高達，身子曰出。家愚執，是故善者未可成善，惡者何足言惡。禁酒斷肉之奇，殊乖大道。奏曰：龍虎曰：銛牙爲能，猿鳥曰：超翔爲才。君子曰：解行爲道。賢哲曰：真實成德。故使內外稱奇，縑素高尙。若唯解而無行，同沙井之非潤，專虛而不實，信空雲而無雨。是曰：匠萬物者，曰：繩墨爲。

正御天下者，曰法理爲本，故能善防邪萌，防察姦宄，故使一行之
失，痛于割肌，一言之善，重于千金。若使心根妙解，則居惡爲善，神
智虛明，處罪成福，亦可移臣賤質，居天重任，迴聖極尊，處臣卑下。
是則君臣雜亂，上下倒錯，卽事不可，古今未有，何異詞談忠孝，身
恆叛逆，語論慈捨，形常殺塗，口開百技，觸事無能，言通萬里，足不
出戶，斯皆情切事奢，虛高無用。是曰才有大而無明，理有小而必
適，執此爲道，誠難取信。詔曰：執情者未可論道，小智者難與談真。
是曰井坎之魚，寧知東海深廣，鸞雀籬翔，詎羨鵬鳳之遊，斯皆固
小曰爲大，趣守文曰害通途。若曰我我于物，無物而非我，曰物物
于我，無我而非物，我既不異于物，物復焉異于我。我物兩亡，自他
齊一，虛心者是物，無不同。遺功者無事，而不可，奏曰：仰承聖旨，名
義深博，宗源浩汗，究察莫由，事等窺天，誰測其廣，又同測海，誰識
其深。若曰小小于大，無大而不小，曰大大于小，無小而非大，大無

不小則秋毫非小小無不大則太山非大大故使大大非大小
小小非小大是則小大異于同大小同于異無大小之異同何小
大之同異方知非異可異同豈有同可同異無同可同異非異同
無異可異同無同異是故無同而同非同無異而異非異何同異
而可異同非異同而可同異帝遂不荅于是君臣寂然不言良久
詔乃問卿何寂漠乃欲散有歸無勿曰談不適懷遂息清辯奏曰
古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是曰古有不言之君世傳忘功之士所
曰息言表知非爲不適詔曰至人無爲未曾不爲知者不言未曾
不言亦有鸚鵡言而無用鳳凰不言成軌木有無任得存雁有不
鳴致死卿今取捨若爲自適又曰士有一言而知人有目擊而道
存亦有覩色審情復有聽言辨德朕與卿言爲日既久其間旨趣
豈不略委卿可爲朕記錄在所仲陳合諸世人知朕意焉是則助
朕何愧忠誠林曰佛法淪陷冒死申請帝情較執不遂所論辨論

雖明終非本意，承長安廢教，後別立通道觀其所學者，唯是老莊好設虛談，通伸三教，冀因義勢，登明釋部，乃表鄴城義學沙門十人，並聰敏高明者，請預通道觀，上覽表，卽曰：卿入通道觀，大好學，無不有至，論補已大，爲利益，仍設食，訖曰：卿可裝束入關，眾人前御，至五月一日，至長安延壽殿奉見，二十四日，帝往雲陽宮，至六月一日，帝崩，天元登祚，在同州，至九月十三日，長宗伯岐公奏訖，帝允許之曰：佛理弘大道，極幽微，興施有則，法須研究，如此屢奏，恐有稽違，奏曰：臣本申事，止爲興法，數啟懇懇，惟願早行，今聖上允可，議曹奏決，上下含和，定無異趣，一日，頒行天下，稱慶，臣何敢言，至大成元年正月十五日，詔曰：弘建玄風，三寶尊重，特宜修敬，法化弘廣，理可歸崇，其舊沙門中德行清高者七人，在正武殿西安置行道，二月二十六日，改元大象，又敕佛法弘大，千古共崇，豈有沈隱捨而不行，自今已後，王公已下，并及黎庶，並宜修事，知朕

意焉卽于其日殿嚴尊像具修虔敬于是佛道二眾各詮一大德
 今昇法座歎揚妙典遂使人懷無畏伸吐微言佛理汪洋沖深莫
 測道宗漂泊清淺可知挫銳席中王公嗟賞至四月二十八日下
 詔曰佛義幽深神奇弘大必廣開化儀通其修行崇奉之徒依經
 自檢遵道之人勿須剪髮毀形已乖大道宜可存鬚髮嚴服已進
 高趣今選舊沙門中懿德貞潔學業沖博名實灼然聲望可嘉者
 一百二十人在陟岵寺爲國行道擬欲供給資須四事無乏其民
 聞禪誦一無有礙唯京師及洛陽各立一寺自餘州郡猶未通許
 周大象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任道林法師在同州衙道虔宅修述
 其事呈上內史沛公宇文澤親覽小內史臨涇公宇文弘披讀掌
 禮上士拓拔行恭委尋都上士叱寇臣審覆廣弘明集十

釋靜謐大唐內典錄作影謐

靜謐俗姓鄭滎陽人出家止瓦官寺後入關宣政元年捨身太

一山之別巖

列偈題石壁

題云初從血書本意不謂變爲白色卽是魔業不遂所召墨書

諸有緣者在家出家若男若女皆悉好住千佛法中莫生退轉若退轉者卽失善利吾目三因緣捨此身命一見身多過二不能護法三欲速見佛輒同古聖列偈敘之

無益之身惡煩人功解形窮石散體巖松天人修羅山神樹神有求道者觀我捨身願令眾生見我骸骨煩惱大船皆爲覆沒願令眾生聞我捨命天耳成就菩提究竟願令眾生憶念我時具足念力多聞總持此報一罷四大凋零泉林逕絕巖室無聲普施禽獸乃至蠅蟲食肉飲血善根內充願我未來速成善逝身心自在要相拔濟此身不淨底下屎囊九孔常流如漏隄塘此身可惡不可瞻觀薄皮裹血垢汗塗漫此身臭穢猶如死狗六六合成不從化有觀此臭身無常所囚進退無免會遭蟻蝮此身難保有命必輸

狐狼所噉終成蟲蛆天人男女好醜貴賤死火所燒暫見如電死
法親人怨中之怨吾已爲讐誓斷根源此身無樂毒蛇之篋四大
圍繞百病交涉有名苦聚老病死數身心熱惱多諸過咎此身無
我己不自在無實橫計凡夫所宰久遠迷惑妄到所使喪失善根
畜生同死棄捨百千血乳成海骨積太山當來兼倍未曾爲利虛
受勤苦眾生無益于法無補忍痛捨施功用無邊誓不退轉出離
四淵捨此穢形願生淨土一念花開彌陀佛所速見十方諸佛賢
聖長辭三途正道決定報得五通自在飛行寶樹養法證大無生
法身自在不斷三有殄除魔道護法爲首十地滿足神化無方德
備四勝號稱法王願捨此身已早令身自在法身自在已在在諸
趣中隨有利益處護法救眾生又復業應盡有爲法皆然三界皆
無常時來不自在他殺及自死終歸如是處智者所不樂應當如
是思眾緣既運湊業盡于今時

續高僧傳案此須四言至法王
後並五言法苑珠林後作四言云

願捨此身早令得過法身自在在諸趣中隨有利處護法救緣後業應盡有為皆然三界無常來不由己他殺及死終歸如是智者不樂應當足思厭緣既湊業盡今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周文卷二十四終